

小白杨

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



小白杨

· 儿童革命斗争故事集 ·

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小白杨

儿童革命斗争故事集

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编

•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•

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9·93 定价：0.29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入反映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我根据地、解放区少年儿童对敌斗争的故事十一篇。这些作品从各个方面歌颂了孩子们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以八路军、解放军、民兵等老一代革命者为榜样，运用自己之所长，同敌人开展斗争的英勇事迹。书中对儿童们站岗、放哨、送情报、捉特务等等情节，作了较生动的描写。

目 录

- 小白杨 乳山 矫 健 (1)
- 石虎子 文登 姜宪章 (13)
- 巧夺黄金塔 招远 隋玉奎 (26)
- 海中擒贼 乳山 许善斌 (47)
- 小爆炸手 海阳 于文清 (59)
- 牛娃取情报 海阳 李德芹 (74)
- 锁子和二妞 烟台 郝 鉴 (88)
- 兄妹俩 海阳 孙 毅
张凤敏 (106)
- 两双军鞋 海阳 鞠春山 (119)
- 桑椹红了 掖县 王希平 (132)
- 捉“货郎” 莱西 姜洪斌 (144)



小白杨

乳山 矫健

小杨儿一家，都是抗日的。爸爸是村民兵指导员，妈妈是妇救会长，哥哥是武工队队长。杨儿一心想做爸爸、妈妈、哥哥那样的人，打日本鬼，帮穷人闹翻身。可是在家里，谁也瞧不起他。

看见爸爸领民兵埋地雷，杨儿说：“爸，领着我吧。”

爸爸说：“不行，你太小。”

看见妈妈给八路军叔叔送军粮，杨儿说：“妈，领着我吧。”

妈妈说：“不行，你太小。”

看见哥哥，嗨，更不用说了——杨儿想当武工队员，想得着迷，可是哥哥却对他眨眨眼睛，拉过大枪，说：“来，你自己量量吧！”说完，又眨眨眼睛，那意思也是：不行，你太小了。

太小了，太小了，杨儿可不服气，他噘着嘴说：

“人家都八岁了，还小哩。”

院子里有一棵小白杨，那是杨儿两年前栽的。小白杨长得快，才两年工夫，就够着屋檐了。杨儿常常对小白杨叹气：“小白杨呵小白杨，为啥你长得那么高，长得那么快？唉，我要有你高就好了，哥哥保险不会拿枪叫我量了。”

每逢这时候，小白杨总是“沙沙、沙沙”作响，好象在说：“会长大的，会长大的。”

有一天，杨儿上山去挖野菜，碰上了一伙伪军。伪军穿一身黑皮，端着大枪，正在满场搜着什么，一见小杨儿，就跑过来了。

走在头里的一个，长得又细又长，活象棵秫秸，风一吹就会倒。他拿着手枪，指着杨儿问：“喂，看见八路没有？”

小杨儿看了看他手中的枪，没放声。心里想：嗨，这秫秸还是个官儿哩。

秫秸眼一瞪，骂道：“你他妈的哑巴了？”

小杨儿生气了：骂人，谁怕你！于是回嘴道：“你才是哑巴哩，大哑巴！”

“嗨，小东西，我叫你嘴硬。”可恶的秫秸，伸过长胳膊，狠狠打了小杨儿两巴掌。

呀，好疼呀！眼睛都冒金花了。小杨儿火往头顶窜，一面骂着一面朝秫秸扑去。

旁边一个伪军说：“连长，别和这小崽子缠了，跑了八路，皇军怪罪下来，咱可担当不起呀！”

秫秸点点头，一把推开杨儿，挥挥枪，说：“走，去搜。”伪军象一群猪，呼呼隆隆地朝山上跑去。

小杨儿气坏了，秫秸跑了，脸上挨打的地方，火辣辣的疼。他坐在一块石头上，狠狠地说：“二鬼子呀二鬼子，总有一天和你们算账！”他又埋怨起哥哥来了：

“都是哥哥，不让我当武工队员。”还埋怨爸爸：“都是爸爸，他给我颗手榴弹也好哇。”

小杨儿想了一会，抬起头来看看，嘿！前面小树林里，有一棵榆树，长得又细又高，活象秫秸。小杨儿跑了过去，折了一根条子，对榆树说：“喂，现在你就是拿短枪的秫秸。秫秸！你为啥打我两耳光？啊？我要打回来，打你一百下！”小杨儿说完，就举起条子，抽了起来。

小杨儿狠狠地朝榆树抽了几下。忽然想起妈妈叫他挖野菜的事。于是，他丢开条子，挖野菜去了。

一棵大树被刨走了，留下个大坑，坑周围长满了高高的野草和小树儿，把坑口遮住了。小杨儿挖着野菜，挨到坑边，发现了这秘密的坑。“哎，这儿有个

坑，一定很好玩。”小杨儿想着，把草拨开……

啊！坑里躺着一个人。他穿着一身灰军装，打着绑腿，军帽儿撂在一边，手里紧紧握着枪。他受伤了，前胸浸透了血，脸苍白，眼闭着，牙齿咬着嘴唇，腮上还不住地抖着。是八路军叔叔！

小杨儿忙跳下坑，伏在八路军叔叔身边。他趴在叔叔的耳旁，轻轻地喊：“叔叔——八路军叔叔——”

叔叔没放声。杨儿想：“快回家告诉爸爸吧，叫爸爸把叔叔背回去。叔叔现在疼昏过去了。”

想着，他跳出了坑，把压倒了的野草扶起来，抬腿就要往家跑……

谁想到，这个时候，伪军又回来了，还带了一个日本鬼子。小杨儿忙离开大坑，装作没事儿，挖起野菜来了。

只听见敌人在那嘀咕。秫秸说：“奇怪，明明在这一周遭叫我们打倒了，一转眼就不见了，八路军长着翅膀，会飞？”

杨儿听了，心里好笑，想：你瞎眼，还说人家会飞呢。

鬼子哇啦哇啦地叫着：“你的，大大的饭桶，搜不着死了死了的！”

“是！”秫秸象狗儿一样，把头都点到鬼子的肚子上



去了。

敌人又搜查了。他们一眼看见了杨儿，几个伪军围上来问：“小孩，老实说，看见八路了没有？——受伤的八路。”

小杨儿想：看见啦，我就不说。

鬼子也跑过来：“小孩，你的说话，八路的有？”

杨儿灵机一动，假装害怕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

旁边一个伪军说：“这小兔羔子大概是没有看见。刚才连长还问过他一次哩。”

鬼子看了看越哭越来劲的杨儿，眉头一皱，扭身走了。其他伪军也又去搜查了。

“好险啊！”小杨儿脱出身来，打算跑回家去唤爸爸来。他又一想，要是鬼子发现那树坑了咋办？于是，他又蹲了下来，象是挖野菜，两只眼睛却一动不动地盯着敌人。

伪军搜着搜着，挨近了小树林。杨儿紧张了，“呀，千万别进小树林！”

可是，秫秸在那喊：“你们他妈的瞎遛跬啥？快上林子里搜。”

杨儿的心，怦怦地跳了起来，挖野菜的手也直打哆嗦。敌人进林子搜，可是危险了。

几个伪军到底端着枪，进小树林了。他们东瞧瞧，西望望，连个草窝窝，石缝缝，也要插上几枪。一个伪军走到了榆树边，又朝树坑走去。

啊呀！糟了，再走几步，就到藏八路军叔叔的树坑了！小杨儿的心，一下子提到嗓子眼，小拳头攥出了汗……

忽然，小杨儿心眼一动，有主意了。他站起来，“啊呀”叫了一声，拔腿就往东山跑。敌人原没注意小杨儿，这一跑，他们疑心了，立刻追上去抓杨儿。杨儿见敌人追了上来，心里说：哈，这下你们上当啦！便用尽全身力气跑了起来。敌人更疑心了，一个劲地追。秫秸腿长跑得快，一把抓住了小杨儿。

鬼子拿着枪，伪军亮着刺刀，把杨儿团团围住。杨儿呢，坐在地下，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，瞅瞅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好象一点事也没有。

秫秸跑上前，一把扯起杨儿，拉开破嗓子问道：“跑什么？！”

“你们……你们会打我的。”小杨儿假装害怕地说。

“啊，小八路，小兔羔，我叫你学会耍心眼……”秫秸说着，提起脚来要踢杨儿。

这时，鬼子急忙拦住了秫秸，走到杨儿跟前，假

惶惶地说：“小孩，我的不打你，你的实话说，八路哪里的有？”

小杨儿摇摇头，心里却说：“就在哪儿，刚才差点儿叫你们搜着了。”

“唔。”鬼子不满意地摇摇手，又说：“你的说出来，金票大大的给。”

小杨儿想：哼，谁要你的金票，留着给你姥姥用吧。可是又一转念，哎，生个法儿把敌人引得远一点，不更好吗？

秫秸不知杨儿想的什么，他等得不耐烦了，便拔出了刀，对小杨儿亮亮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要是不说，哼哼！……”

说着，把刀架在小杨儿脖子上。小杨儿装做害怕，又哭了。

鬼子一摆手，秫秸收回刀。鬼子对杨儿说：“你的说，八路的哪里躲着？”

小杨儿呜呜咽咽地说：“我不知道……嗯嗯，东山顶前坡有一个洞，能藏人，嗯嗯，八路军总躺在那儿，嗯嗯嗯……”

秫秸一听，忙问：“什么？什么？一个洞？”

鬼子说：“你的带路。”

“不，妈要骂的，我在挖菜，……嗯嗯，篓子还

在那儿，嗯嗯嗯……”

“带路的！”鬼子露出凶相了，一把抓起杨儿。

好，这一下，正中小杨儿的意。他要把敌人引到离这里还有二三里地的迷魂洞去。在昆嵛山，这种洞是很多的，老大老大，进去了转不出来。小杨儿要带他们去的迷魂洞，就是这样一个洞。

走一会儿，停一会儿，小杨儿故意地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来到了一个山洞前面。他对鬼子说：“就是这个山洞。”

鬼子看了看洞，口不大，里面黑糊糊的。他问杨儿，里面有没有八路。

杨儿摇摇头，说：“不知道，大概有吧。”

秫秸上前打了杨儿一巴掌，骂道：“小崽子，再耍鬼，老子要你的命。”

鬼子又看了看黑糊糊的山洞，要小杨儿前边走，自己紧紧跟在后面，进了山洞。

乍一进洞，挺窄巴，越往里走，洞越大。咳嗽一声，也会嗡嗡好半天。洞里面，到处都是乱石头。地下有，顶上有，一不小心就会碰着头，绊着脚。鬼子紧紧跟住杨儿，一步也不敢拉下。小杨儿对这洞挺熟悉，上山拾草挖野菜，经常和伙伴们进来玩。他一面走，一面想：“鬼子跟着我，我咋能脱出身来，去通知

爸爸和哥哥，来救护伤员叔叔，消灭这帮敌人呢？哎，对了——这洞有一个出口，很小，我杨儿能钻出去，鬼子和二鬼子可一个也钻不出去。一会儿到了那儿，我生个法往外一钻，哈哈……。”小杨儿高兴了。他在心里暗暗笑道：再叫你们抓八路，嘿，一会儿我走了，叫你们在洞里过年！

三转转两转转，把敌人转懵了。洞里漆黑一团，什么也看不见。鬼子害怕了，一把抓住杨儿，问：“八路的在哪里？快快找！”

杨儿说：“我爷爷说，这洞里藏过义和团伤兵，我爹爹说，这洞里藏过八路军伤兵。反正受伤的都往里藏。前面有个石窟窿，里面铺着草，要有，八成在那里。”

“好，你的走。”鬼子不放心地抓住了杨儿的手，牢牢地握着，对他说。

向前走了一会儿，洞慢慢地小了起来，大人单身走也费事。杨儿知道，前面有一条大暗洞，跨过洞，一转弯就到出洞口了。他对鬼子说：“噢，我好象听见了啥声音。”

鬼子当了真，停下脚步，侧耳听了起来。杨儿从他手里抽出手，说：“快点，快点！”说着，加快脚步跑了。

鬼子忙叫：“小孩，等一等，小孩，等一等！”可是

杨儿不听，一个劲儿猛跑。到了暗沟边，便站住脚，一跳，过去了。鬼子在追，可他不知前面有暗沟，到了沟沿还跑，“叭唧”一下，跌进暗沟里去了。杨儿趁机一拐，跑到洞口，钻了出去。

小杨儿一出洞口，鸟儿般地飞跑起来。这时候，日头已经歪了。他想：受伤的八路军叔叔一定很痛苦，我要赶快去告诉爸爸，把叔叔背回去；还要告诉妈妈，叫妈妈做好吃的，打鸡蛋，擀面条……

哎哟，小杨儿不防被石头绊了一下，猛地跌倒在地上，磕得膝盖真疼呀！杨儿爬也爬不起来了。怎么办？他想哭，可是眼睛里立刻看见了八路军叔叔叫血浸透了的前胸，苍白的脸，闭着的眼睛……他咬紧小牙齿，拧紧小眉头，手撑着地，用力爬了起来，一步一步地往家跑去。

杨儿终于到家了。家里人正在着急呢，找了大半天，没见小杨儿的影。哥哥正好也回来了，也在着急。这时候，杨儿突然推开了家门……

“爸，快，快，八路军叔叔受伤了，在大树坑里。呵，哥哥，鬼子，还有伪军，在迷魂洞里，我把他们哄进去的……快去呀！”

大人们立刻行动起来了。爸爸带人找受伤的八路军叔叔，哥哥领着武工队，还有民兵，上迷魂洞。妈

妈做饭，给伤员同志准备铺。小杨儿也不顾腿疼，给爸爸带路去了。

日头傍山，杨儿和大人们把八路军伤员抬了回来。哥哥也回来了，他和武工队员们缴了敌人七八支大枪。哥哥手里还拿着一支小手枪。杨儿认得，那是秫秸的。民兵们赶着七、八个俘虏，他们活象些大对虾。杨儿一眼看见，走在前面的是秫秸。杨儿走上去，一把抓住他，问：“喂，抓着八路了吗？”

秫秸浑身哆嗦了起来，象筛糠，也象一棵叫大风吹着的高粱秆子。

这时候，爸爸高兴地说：“杨儿长大了。”

妈妈也笑眯眯地说：“杨儿真长大了。”

哥哥眨眨眼睛，也说：“杨儿是长大了。”

小杨儿高兴极了：啊？这么快？才一天功夫就长大了？他跑到院子里，站在小白杨下，又转身问：“我真长大了吗？”

爸爸、妈妈、哥哥齐声说：“真长大了！”

小白杨的小圆叶，象高兴地拍着手，那“沙沙、沙沙”的声响，也好象在说：“长大了，长大了……”

小杨儿圆圆的脸上，显出两个小酒窝，他笑了……

（插图：王立志）



石 虎 子

文 登 姜宪章

夏天的中午，太阳火一样地烤着，真热呀！石虎子的心里却象喝了清凉水一样痛快——他昨天给游击队叔叔送到了一封重要的信，今天要回家去，在昆崙山上走着。

石虎子今年十三岁，是个儿童团员。他身材瘦小结实，爬山上树象猴子一样灵活。在黑乎乎的脸蛋上，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，扑闪扑闪地眨着，特别逗人喜爱。他的家住在昆崙山根石家庄，他是山里生，山里长。

昆崙山，山峰层层。处处悬崖峭壁，处处青草绿树。花翅膀小鸟在草窝里、树枝上，穿来飞去，叽叽喳喳地叫着。石虎子把小弹弓提在手里，却不向小鸟射击。他觉得这些小鸟今天都特别可爱。你听，它们都在向石虎子唱歌祝贺呀！

昨天，石虎子给游击队叔叔送了一封鸡毛信，晚

上游击队叔叔把敌人引进深山沟里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，歼灭了下乡“扫荡”的日本鬼子。

哈，那一仗打得可真过瘾，抓了那么多俘虏，有伪军，有鬼子。一个一个都举着手，弯着腰，一副丑相。缴获了那么多枪枝，有长枪，有短枪，还有两条腿的机关枪。这些都是石虎子亲眼看见的。

你说，石虎子心里能不痛快，能不高兴！

唉，不过还有件事，一直使石虎子心里不舒服：战斗结束了，清点俘虏的时候，一个伪军供认，少了个鬼子，这个家伙漏网了。游击队叔叔正在搜山，如果能把这个鬼子也抓住，那该多好呢！

石虎子走着，想着，亮晶晶的大眼睛向远处寻视着。

忽然，石虎子的大眼睛一扑闪，看见半山腰峭壁下的一个大石缝子里，一簇青草动了一动。细看看，草梢间还有点发黄的东西。石虎子轻手轻脚地向前靠了靠，再看看，那发黄的东西，和昨天捉到的日本鬼子穿的衣服一个颜色。

是不是那个漏网的鬼子藏到这里来了？石虎子决定先搞个“火力侦察”。他举起弹弓，拉紧了弹弓皮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向那发黄的东西射去。“叭！”打中了，那发黄的东西猛地竖了起来。

“鬼子！漏网的鬼子！”石虎子差点喊出声来。

鬼子站起来，摸了摸头上凸起的疙瘩。他一看对面站的是个孩子，就哇啦哇啦叫了几声，把枪栓拉得哗啦哗啦响。石虎子一闪身，躲在路旁一块岩石的后面，等着鬼子开枪。

哎，枪怎么不响啊？你打枪呀，快打呀！枪一响游击队叔叔就能听见，马上就来抓起你！

石虎子扑闪着大眼睛想着：要引鬼子快打枪，枪一响，鬼子就跑不了啦。

枪还没响。

是你没找着目标吧？我把目标给你！石虎子两只胳膊往后一掀，风快脱下了身上的小褂，折了根树枝，把它挑起来。小褂在岩石旁边一摇一晃，石虎子嘴里喊着：“你打吧，快打呀！”

枪还是没响。石虎子从岩石另一边，悄悄地露出一双大眼睛，向前看去。奇怪，鬼子怎么没有了？

鬼子不敢打枪呀！鬼子想吓跑石虎子！鬼子又藏起来了！

这个漏网的鬼子，拖着一双沉重的皮靴子，帽子早已跑掉了，露着个秃光光的脑袋，手里还提着一支长枪。他迷了路，昨天晚上跑到这里，今天早晨怕被人看见，藏起来了。他想藏到晚上，再想法摸回炮楼

去。现在他只有一个想法：吓唬跑这孩子，继续藏起来。

石虎子从岩石后面出来，穿上小褂，向四周看看，只见满山的草丛树林，峭壁断崖，却不见鬼子。他心里难过极了。他后悔自己不应该躲到岩石后面去。他简直要哭出来了。

石虎子呀石虎子，连个鬼子都盯不住，你算什么儿童团！

石虎子想起了爸爸，想起了爸爸给他讲过的王二小打鬼子的故事，他把小拳头一攥：“决不能叫鬼子在儿童团的眼前跑了，时间不长，鬼子跑不远，找！”

这时，石虎子想起了爸爸打兔子的情景：狡猾的兔子常常找个地方藏起来，不让人看见。每遇到这种情况，爸爸就向菠萝墩里扔石头，把兔子轰出来。喂，对付鬼子就不能用这个办法吗！于是，他机灵地钻过草窝，攀过树枝，跳过深沟，爬过峭壁，扔了许多石头。咳！连个鬼子的影儿也没有见到。

石虎子呢，没有灰心，他仍然在山上找着。他走近了一块大石头，听到有呼呼喘气的声音。他轻轻地向前靠了靠，朝那个地方使劲抛去了一块石头。忽然，“嗷”的一声，鬼子从大石头后面窜出来，直向石虎子扑去。石虎子猛一闪身，鬼子扑了个空。石虎子

趁势一跃身，向山上跑去。

鬼子转身，向石虎子赶来。

石虎子穿过一片树林，鬼子也穿过一片树林。石虎子跳过一条深沟，鬼子也跳过一条深沟。石虎子爬过一堵峭壁，鬼子也爬过一堵峭壁。可是，石虎子象猴子般机灵，鬼子的皮靴死沉，哪能赶得上石虎子。跑了一阵，石虎子回头一看，鬼子在山腰那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石虎子笑了。石虎子想起爸爸讲过的，狼牙山上五壮士用石头打日本鬼子的故事，便找了一块蒲团大的石头，对准鬼子，用力一掀，石头顺着山坡骨碌碌向山下滚去。大石头眼看就要砸到鬼子头上了，石虎子高兴得要拍着手跳起来。不料，鬼子一闪身，用枪把子把那块石头挡住了。

鬼子赶不上石虎子，鬼子跑不动了。鬼子秃光光的脑袋上滚着汗珠，他要休息休息，再想个办法甩掉石虎子。

鬼子走下山去，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，掏出手帕擦着秃脑袋。石虎子也在半山腰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，两只大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鬼子。

爸爸知道不知道我在这里盯着鬼子呢？爸爸这时来了多好啊！若爸爸来了，一声喊，就能把鬼子逮住。

想起了爸爸，想起了爸爸昨天作战斗总结讲的话。爸爸说：“我们这次战斗能取得胜利，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我们把敌人引进了包围圈，这就是毛主席说的‘诱敌深入’……”

“诱敌深入”？我也要学着爸爸，来个“诱敌深入”，把鬼子引到西山上去，爸爸领着游击队叔叔住在那里。

石虎子清清楚楚地知道，这里离西山是六里地。

糟糕，石虎子正在想着，鬼子却站起来走了。鬼子是在向东走，这条路通往鬼子的炮楼，鬼子的炮楼离这里只有十五里路啊！

怎么办？石虎子又扑闪起大眼睛来了：先截住他。

石虎子小拳头一攥，弯着腰，三蹦两跳地钻过山坡上的一片矮树林，向东插过去。

鬼子向东走了一阵，回头看看，石虎子没有跟上来，就撒腿跑开了。跑了一阵，再回头看看，石虎子还没有跟上来。他高兴了。向什么方向跑可以回炮楼去，他不知道，他已经完全迷了路。不过，鬼子想：小孩子被甩掉了，可以藏起来了。这使他松了口气。他放慢了脚步，转着秃脑袋，要看看藏到哪儿好。

忽然，鬼子听见前面传来一阵大声的呼喊：“爸爸——快来抓鬼子呀！鬼子在这里。爸爸——”同时，

树枝青草都呼啦啦地动起来，象有很多人在山上跑。

鬼子被惊得两只手打战战，两条腿在跳舞，好不容易直起脖颈子，掉头又没命地向西跑去。这时，石虎子正站在山坡上偷偷地笑。刚才就是他在呼喊，就是他把树枝青草弄得呼啦啦地动。

鬼子没命地向西跑着，他恨不得地上有个窟窿能叫他钻进去。他跑着，跑着，看到路旁峭壁下有个石洞，便慌里慌张地往后一看，他没看见石虎子，石虎子在高处却把他看得清清楚楚。只见鬼子顾头不顾腚地向洞里钻，头刚钻进去，洞里边扑噜噜飞出一只大野鸡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他退出来，骂了一声“八格”，又气喘吁吁地向西跑去。

鬼子跑着跑着，回头一看，“哇！”小孩子又跟来了。他见只有石虎子一个人跟着他，知道上了石虎子的当。他不跑了，要休息休息，压压惊，喘喘气。

鬼子在路旁一棵松树下坐下来。石虎子也在离鬼子不远的另一棵松树下坐了下来。

石虎子在儿童团里是有名的“机灵鬼”，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游击队叔叔叫他去送一份情报，走在路上遇到一群鬼子，他撒腿就跑。眼看鬼子赶上来了，他脱下一只鞋，装出扔手榴弹的姿势，向后扔去。在昏暗中，鬼子看见飞过来一个黑东西，认为真是手榴

弹，都赶快趴下，在地上趴了好长时间，“手榴弹”也没响，鬼子战战兢兢地走过去一看，知道上了当，可石虎子早已钻进树林里不见了。

那次是甩掉鬼子，这次却是要把鬼子引到西山上去呀！下一步怎么引呢？石虎子又扑闪起大眼睛，想出了主意。他拉开弹弓瞄准，“嗖”的一声，石子飞出去，不偏不斜，正打在鬼子的秃脑袋上，鬼子又是“嗷”的一声，伸手一摸，沾了一手血。

鬼子被激怒了，向石虎子直扑过来。石虎子转身向西跑去。

石虎子摆动着小胳膊在前面跑，敞着衣襟的小褂儿飘动着，活象一只小燕子在飞。而那鬼子在后面跟着，他拖着沉重的皮靴子，喘着粗气，活象一头受伤的野猪在爬行。

石虎子心里想：你赶吧，赶吧，赶得越快，离西山就越近。

山路在一座峭壁前叉开了，一条向南，一条向西。跑过叉路口，石虎子回头一看，哎，鬼子不见了！哪里去了？石虎子登上峭壁顶，大眼睛向四周一扫，又一扫，嘿，看见了，跑不了你！鬼子正在向南的那条路上跑。石虎子跳下峭壁，一弯腰，又从近路插了过去。



鬼子是故意向南跑的。他想借着叉路，甩开石虎子，藏起来，等晚上逃命。鬼子跑啊，跑啊，脚下太沉了，干脆把皮靴脱下来，扔了，赤着脚跑。天太热了，干脆把衣服脱掉，扔了，光着脊梁跑。枪可不能扔啊，把枪扔了，回到炮楼，命就难保了，当官的厉害呀！

鬼子跑啊跑，他认为跑出去老远了，把石虎子甩掉了。他又累，又渴，又饿。前面路旁有片梨树，树上的梨就要熟了。鬼子来到梨树下，鼻孔一扇一扇地喷着气，想要在这里休息一下。他站在树荫里，仰脸向树上看着，嘴里大口大口地吞着唾沫，他真馋树上的梨呀！他在地地上拣起块石头，要打个梨吃。忽然，他听到另一棵树上喊了一声：“我在这里等着你！”他转脸一看，“嗖”的一声，从树上飞下一个大梨，结结实实地砸在他鼻子上。鬼子“嗷嗷”地叫了起来，赶忙用手捂着鼻子。他鼻子流着血，眼里淌着泪。

鬼子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树枝一抖，石虎子就从梨树上溜下来，向西山上跑去。

鬼子气急了，他知道，不打死石虎子，他就别想活着回去。他发起凶来，疯狂地向石虎子追来。

石虎子向西山上跑着，鬼子在后面追赶着。穿过半山腰的一片小树林，迎面出现了一堵峭壁。石虎子

那双大眼睛一闪，看到那马蜂窝还挂在峭壁的半腰，一窝马蜂正在飞进飞出。春天，石虎子和他的小伙伴们，曾在这里被马蜂螫过。看见蜂窝，石虎子心里就有了主意，他避开蜂窝，抓着葛藤，踩着石头缝，爬了上去，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，把弹弓夹上石子，握在手里，瞄准了马蜂窝。

鬼子追上来了，来到峭壁下，他看见石虎子藏在那里，“嗷嗷”叫着要向上爬。石虎子把弹弓拉紧了，“嗖”的一声，石子打在蜂窝上，只见马蜂“轰”地飞了出来，一齐向鬼子的秃脑袋、光脊梁扑去。

“螫呀！螫呀！马蜂！朝着鬼子的秃脑袋、光脊梁狠狠地螫呀！”成群的马蜂在石虎子的“指挥”下，密密麻麻，把鬼子包围了起来。

鬼子嚎叫着，扑打着，头上、脸上、脊梁上，凸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红疙瘩。

太阳偏西了。石虎子顺着峭壁继续向上爬着。快爬呀，石虎子！爬上山顶就看见村庄了，爸爸领着游击队叔叔就住在那里！

是山今天变高了吗？石虎子怎么还没爬上去！

石虎子到底爬上去了，他高高地站在山顶上，把身上的小褂脱下来，用力地在头上挥动着。他放开嗓子大声地呼喊：“爸爸——快来抓鬼子！爸爸——”

这声音那么响，那么亮，并且，近的山，远的山，都和石虎子一起呼喊了起来：“爸爸——快来抓鬼子！爸爸——”……

鬼子狗急跳墙了。他慌乱地端起枪，扣动了板机，“呼——”，子弹从石虎子身边飞过去，石虎子仍然用力挥动着手中的褂子，大声地呼喊：“爸爸——”

“呼！”又是一枪，石虎子的左胳膊渗出了鲜血，身体一晃，但是，他又站住了。

鬼子追上山来，鬼子象落在陷井里的恶狼似的嚎叫着，扑向石虎子。石虎子一闪身，躲在一块大岩石的后面。鬼子转过来，他又转过去。

石虎子太疲劳了，又负了伤，但想到要抓鬼子，浑身又有了力气。他围着岩石和鬼子转着圈，等着爸爸和游击队叔叔们。

石虎子的呼喊，爸爸听见了；鬼子开了枪，爸爸也听见了。

爸爸来了！爸爸提着钢枪，领着游击队叔叔向山上冲来了！

鬼子转身想逃跑，石虎子猛扑过去，抱住了鬼子的一条腿，鬼子慌乱地蹬跼着，挣扎着，石虎子死死地抱住不放。爸爸和游击队叔叔冲上来了，鬼子乖乖地做了俘虏。

石虎子扑在爸爸怀里，爸爸给石虎子包好了伤口，抚摸着石虎子的头，夸奖说：“儿童团员就应该是这样的。”

石虎子的那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，显得更大了，也显得更亮了。

（插图：姜峰修、赵传）



巧夺黄金塔

招远 隋玉奎

胶东有个龙山。这里有个出名的老金矿。

龙山，山连山，峰连峰，重重叠叠，又高又大。你听，有多少好听的 山名吧：什么骆驼背呀，凤凰顶呀，虎头岩呀……好多山头连在一起，曲曲弯弯形成一个 大圈圈。乍看，活象一只马蹄子，把个龙山金矿包在正中间。在这马蹄子口上有个小山村，是出入龙山的大门口。因此起名叫山口。要想出龙山，还有句老 俗话呢：

龙山龙山八道弯，一弯就是二里半，
加到一起二十里，才能转出龙矿山。

小勇的穷家，就住在龙山的山口村。小勇五岁就死了娘。没娘孩子的苦那还有法说吗！今年才刚十四岁，就跟着爸爸在矿上当童工。

爸爸今年五十三了，叫赵云天。因为家里贫，也是从小当童工，下了二十年矿井，又干了二十年化火

工。是拨弄火炉化金的化火工。起初，给地主、资本家卖力。一九三八年，日本鬼子一侵入胶东便霸占了龙山老金矿。打那起，山啊，矿啊，人啊，就一块儿落到日本鬼子手里啦。看吧，把个龙山闹腾得乌烟瘴气，山上山下全修上了炮楼子，拉上了电网和“刺儿鬼”。小勇家的两间破屋也被日本鬼子拆掉，修了卡子口炮楼子。

日本鬼子可恶极啦！不光掠夺我们的矿山和黄金，拿着工人更是不当人待，张口就骂，抬手就打，不顺眼就杀。爸爸的身上，落满了敌人加给的鞭痕和伤疤。

这几天，日本鬼子对龙山金矿封锁得更严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：日本的天皇要过生日。鬼子队长鳖三，为给天皇祝寿，用龙山矿的黄金，铸成了一座八百两重的“黄金塔”。最近几天就要运送到他的国内去。

嘿！真是哈巴狗子吞月亮，想的倒美哩！矿山，是中国的矿山；黄金，是中国工人一滴血一滴汗换来的黄金。怎么能让日本鬼子抢走哇！

爸爸最恨日本鬼子。

爸爸在化火炉，是化火工。爸爸对黄金塔的事儿，很摸底细。黄金塔是什么样儿，多么大，多么高，多

少层，是什么时候铸成的……知道得可清楚啦。

为了从鬼子手里夺下黄金塔，爸爸早就把情况报告了咱们抗日武工队。但是，还得进一步摸清运走黄金塔的时间。

这个时间啊，爸爸费了很大的劲儿，后来，终于从工头于歪脖子嘴里摸清楚了——整三队长秘密布置了一件重要任务：决定明天早晨四点钟发车运黄金塔。

爸爸得到这个情报，马上叫小勇去报告了武工队。

小勇这孩子，虽说年纪小，个儿矮，但是长的又结实，又神气，两只黑葡萄样的大眼睛，一眨巴，就生出一个心眼儿，爸爸吩咐他什么任务，没有完不成的时候。提起打鬼子，哈！他更是浑身来劲。

今天是中秋节。当午的日头还是火辣辣的热。小勇顶着日头，脸儿晒得通红，周身流着汗水，他脱下破格格小褂儿，蒙在头顶上，一手提着酒瓶子，一手捏住衣领子，给风一吹，活象小老虎长上了硬翅膀，一溜风儿地跑着。

小勇为什么跑得这么急呢？原来，这是小勇从武工队那里往回跑。他把明晨四点鬼子要运黄金塔的情报报告给武工队以后，还要赶回来上下午的班。日本鬼子的规矩可凶啦，误了点，就进不去卡子门，得挨

顿臭“熊”、吃顿鞭子，揍完了，才放你进去。一路上，小勇虽然撒野地跑，可是跑也不跟趟，早过点啦。小勇怕进不去卡子门，爸爸会着急。两只大眼睛一眨巴，便想出个新主意：干脆，他转着圈子绕到小铁道上去，推起了运矿石用的小轱辘马(车子)，呜噜呜噜地闯进了卡子门。他大步流星地朝着化火炉奔去，老远就晃晃酒瓶子，大声喊道：“爸爸，酒买到啦。”

爸爸应声走出来，接过酒瓶子，向四外扫了一眼，急切地问：“见到你冯叔叔啦？”

“见到啦，正在作准备。”小勇又凑近爸爸，悄声说：“冯叔叔说，敌人很狡猾，叫咱注意敌人的活动，有什么情况快报告。”

“对！越在这个时候，越得警惕敌人的突然变化。”爸爸又叮嘱说：“耳朵、眼睛都要灵着点，啊！”

“哎。爸爸你放心吧，我知道。”小勇说罢，使劲伏下身子，“哼——唷——哼——唷——”地推动了轱辘马，沿着弯弯曲曲的铁轨道，顺着下崖的坡儿，“呜噜呜噜”地滑了去。刚滑行到半道，小勇眼明手快，抓起一根木杠子，往铁轨上一横，“滚你妈的！”“吭嚓！哗——”连矿石带轱辘马，一块翻下了大沟底。

小勇瞅一眼那四脚朝天的轱辘马，痛快地说：“真过瘾，这也是打鬼子！”

小勇成天价在干着打鬼子的事儿。别看鬼子穿来穿去，山顶上山坡上修上炮楼，也挡不住挨揍。

小勇眯缝起眼睛，望着那山坡上的大碉堡，一个个的象是趴在地上的鳖盖子；山脚下的炮楼子，三节的，四节的，象一根根的大烟囱。小勇越看越气，“呸！狗东西，蹦跶不几天了！”

望着望着，听到山间传来嗡嗡的汽车声。这声音，越来越响。小勇定睛一看：果然是汽车。没载人，也没载东西，空的。小勇直瞪着眼，留神地数着：一辆，两辆，三辆。小勇心里挺纳闷：天不早啦，这时候，一憋气开来三辆大汽车干什么？他想呀想，“通”，心里一跳，噫！是不是来拉黄金塔？这时，小勇想起冯叔叔的话：越在这个火候上，越要注意敌人的情况。爸爸也叮嘱过：耳朵、眼睛要灵着点。于是，小勇又赶快到矿石场，推上一辆空轱辘马，呜噜呜噜来到化火炉旁，把轱辘马往那一停，“当当当”朝轱辘马砸了三下，爸爸走了来。

小勇低声告诉爸爸说：“刚刚开来三辆大汽车，都是空的。”

爸爸听了，先是一愣，又想了想说：“这里面，一定有鬼。”

小勇说：“爸爸，我再去打打眼。”

爸爸说：“好。汽车可能停在宪兵所门前的广场上，你推着轱辘马，正好绕过宪兵所，你就在那多‘磨菇’一会儿。”爸爸说完，四周微弱的灯光断断续续地亮了起来，这时天色已黑。可是矿上还未收工。

铁轨旁的路灯也忽然亮了，迎面闪来一个黑糊影子。爸爸催小勇快点推着走。

对面来的正是工头于歪脖子。这家伙，鬼头鬼脑，脖子躺在肩膀上，满肚子坏水，在日本人面前专会谄媚讨好，对工人压榨勒索，是日本鬼子的忠实走狗。

小勇刚要走，被于歪脖子挡住了，二话没说，“啪啪”两皮鞭，随着吼起来：“小崽子不快干，又在嘀咕什么！”

小勇从小骨气硬，有股倔强劲，眼里闪着仇恨的光，怒视着于歪脖子，分辩说：“我这不是干活吗？”

“小崽子你再强嘴！”于歪脖子又抽了小勇一皮鞭。

“汉奸！”小勇恶狠狠地骂道。

于歪脖子一听骂他汉奸，更加恼羞成怒，又想扬鞭。这时，爸爸一个箭步跳过来，两只铁锤似的大拳头，使劲一攥，气足势大地往于歪脖子的面前一站。于歪脖子本来个儿不高，加上脖子一歪歪，两腿一弯

弯，在爸爸面前，真象卧在地上的一只半截子狗。

“你于歪脖子再敢为非作歹，就要了你这条狗命！”

于歪脖子见势不妙，来了个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瞎咋呼了几声，便灰溜溜地走了。

小勇推着轱辘马来到宪兵所的广场上。宪兵所门前，正是那三辆大汽车在那儿停着，一辆挨一辆。开车的，有真鬼子，也有伪军。他们有的敲打车轮子，有的掀开车头上的铁盖子，灌油，灌水……

小勇两手托着脸腮，倚在轱辘马上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心里琢磨着：这些家伙不象要住下，看样子马上就要开走。要是真的马上开走，可毁啦！今晌午报告武工队冯叔叔，说是明天早晨四点钟呀！小勇心里急了，就象烧开的一锅水，满心窝里翻滚起来。小勇离开了汽车场，推着轱辘马往西走，边走边拣了些乱石头，扔进轱辘马。到了化火炉，爸爸不在这儿。于歪脖子也不见了。小勇跑了砂子场，又跑旋磨场，也没见爸爸的影子。越找不着爸爸，小勇越着急起来，敲了三下轱辘马，也不见爸爸来。住了一会儿，又敲了三下子。爸爸才从矿警后边的伙房那儿来了。小勇低声叫：“爸爸，我在这儿。”

爸爸跑过来，悄声对小勇说：

“情况有变化……”

没等爸爸说完，小勇抢着告诉汽车的情形，说：“看样子今晚上汽车就要开呀。”

爸爸说：“对。鬼东西怕武工队截车，他们在时间上要花招。”

原来爸爸和厨房的王师傅很要好，王师傅对爸爸说：刚才上司来讲，要厨房火速准备五十人的饭，不准耽误九点开车出发……

“啊！爸爸，咱也得抢时间呀！”小勇由于一时的激动，不禁失声叫了起来。亏得爸爸捶他一下。小勇这才会意地伸伸舌头，又冷静下来。

说话间，爸爸捅给小勇一个小纸团，象块果儿糖。未等再说什么，下工的破钟“梆梆”地敲响了。工人们都从四面八方聚拢到磨场卡子门，竖着两只手，等待着矿警的检查。矿警挨个身上摸，是兜就翻，不顺眼了，帽子也能给你撕个稀巴烂。

小勇刚要走。爸爸又拉住他，悄声说：“出了卡子门，到虎头岩下旧矿井那儿去等着，我去告诉你信号。”

小勇答应一声，便趁机挤进人群里。爸爸捅给的小纸团，一把填进嘴里去，照样也竖起两只手。因为他长得个儿矮，一个长着骆驼腰的伪军，拿着小勇要

玩艺儿，扳着他的脖子往上猛提溜。妈的！幸亏没再提溜第二下，再提溜可要张大嘴了，一张嘴那可就毁啦！

小勇一出卡子门，快把纸团吐出来，塞进腰带子筒里。大步流星地向着虎头岩下跑去。

不一会，爸爸也来了。爸爸是掐断刺儿鬼钻出来的。爸爸给小勇一盏小矿灯。矿灯的光圈前，还蒙上红光透明纸。爸爸对小勇说：“先把情报送给你冯叔叔，叫他作好截车的准备。然后，你快返回凤凰顶，注意化火炉上的红信号，接到信号后，马上再转给山南武工队。发信号的时间，就是汽车开动的时时间。懂吗？”

“懂啦。”

爸爸又给小勇一把钳子，说：“二道卡子门出不去，掐断电网走，越快越好。”

“这时几点？”小勇问。

“大约有七点。”

“那，赶趟吗？”小勇担心地问。

“这要看你的本领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在九点前返回凤凰顶。”爸爸说着，插给小勇一盒火柴，“不见我的信号，可不要乱点火啊。”

“是啦，爸爸，送情报我不是头一次啦。”小勇把

钳子别在腰带上，把火柴装进布兜里，把矿灯紧紧地提在手里。这时，忽听背后“唰唰”响，一看，来了个黑东西，相隔五六步远，这个黑东西忽然射来手电筒的光亮，骂道：“好小子，又是你爷儿俩，准有鬼！”

来人正是于歪脖子。爸爸在这节骨眼上，一见这贼头贼脑的汉奸又来捣乱，更是火冒三丈。心想：你于歪脖子压迫我们工人多少年，多少无辜的工人弟兄死在你的皮鞭下！新仇旧恨，一起涌上心头。爸爸咬紧牙根骂道：“姓于的，你可记得，小勇五岁没了妈，你欠我的一笔血债还没算清啊！”

于歪脖子一听，知道来头不妙，凶多吉少，正要嚎叫逃跑，被爸爸猛一拳，打倒在地。小勇一听“妈妈”二字，气得两眼冒火，恨不能咬于歪脖子两口，解解心头之恨。

爸爸象提死狗一样，把于歪脖子提溜起来，问：“黄金塔什么时候运走？”

“唔……唔……”于歪脖子筛起糠来。

“快说！”爸爸又给他一拳。

“今晚九……九点。饶命呀，饶命呀……”

“饶了你，工人们遭殃。”爸爸扭住他的两只胳膊，象别烧鸡一样，拖到废矿井，一脚踢了下去。

这本是中秋节的晚上，可是，天却阴得象黑锅底

一样。小勇摸着黑，东弯西拐，穿过好几道刺儿鬼，才摸到蘑菇岭下。这是龙山金矿的外围封锁线，外边是壕沟，里边是电网，最外边，还有芦苇，也有刺儿鬼。小勇使劲张开钳子嘴，刚往电网上一触，“嗤啦”一声，冒出串串的火星星。小勇觉得两手一抖动，“啊喝！”鬼东西，还挺厉害。心想，胶皮把钳子不过电。冒火星也不怕。这回呀，非掐断它不可。把牙根一咬，“咯嚓咯嚓”两根铁丝掐断了。又仔细地整理好通道，便把钳子往腰里一别，提起小矿灯，一跃身钻了过去。这会儿，小勇的心里象搬掉一块大石头，多高兴啊！

高兴？眼前还横着一条大壕沟哩！这条壕沟呀，一丈多宽，一丈多深。跳，跳不过去，飞，又没长翅膀。小勇可真瞪了眼。

小勇心想：过不去壕沟，冯叔叔可不知道情况突然有变化。这会儿也许快八点了。黄金塔，这不眼看着给日本鬼子运走了吗！他想呀想，忽然站起来，冲向壕沟……

突然，蘑菇岭的炮楼上，射出一道阴森森的白光柱。这是日本鬼子的探照灯。小勇赶快趴在地上。随跟，“哒哒哒”一阵枪响，子弹头儿啾——啾——在小勇的头顶上飞过。小勇恐怕炮楼上下来鬼子，他把矿灯

紧紧地抱在怀里，两眼一闭，“骨碌”一个跟头翻到壕沟里，摔了一身泥浆，跌得浑身酸溜溜的疼。可是，小勇想也没想这些，急忙爬起来，先看小矿灯，满好，没摔碎。然后，再摸摸脑袋，摸摸身上，哪儿也没着枪子儿，他笑着骂了一句：“狗东西，瞎打枪。”小勇很熟悉这段壕沟的情况。噢，怎么，一堆堆矿石倒在壕沟里了？其实，小勇完全明白，这是工人们最近加强了对敌人的破坏，瞅个空子，就把一车车的矿石倒掉。他找一个被矿石填得水浅的地方过了壕沟，顺着沟底向西走去……

小勇爬上了壕沟，就放开大步跑了起来。一边跑，一边在盘算：走大路得过八道弯，这一弯弯就是二十里，走小路，过三道弯，爬一个山岚子，不到十里路。小勇决定走小路。跑啊，跑啊，过了山岚子，再过狼窝山……脚刺破了，胳膊擦伤了，这一些，小勇都没放在心上，记在心里的是恨不能一翅掠到沙坝子。武工队冯叔叔就住在那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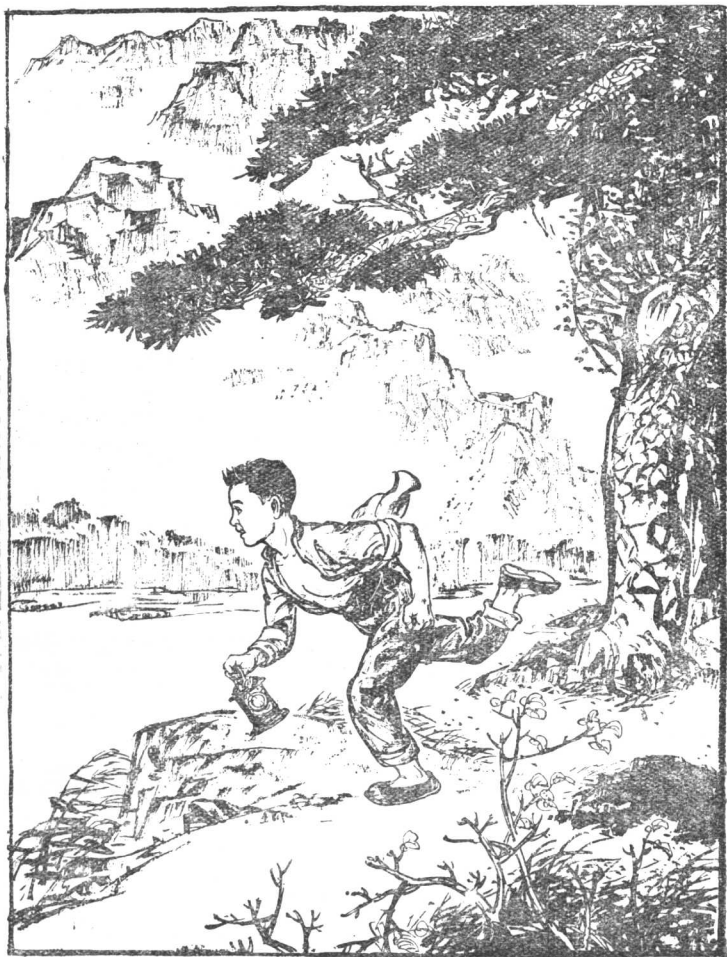
怪！跑了老半天，怎么还没到那条大河呀？小勇纳闷起来。难道走错了吗？记得这条路对呀。过了狼窝山，往南稍一拐，就是放牛圈……可是，越走越不象，小勇停了下来。望望周围，四处不见影，看看天上，阴得更黑了，丁点儿星光也不见。简直象蒙在鼓

里一样，辨不出方向来了。常听爸爸说过，晚上走错了路，可以摸树皮，摸摸那面光滑细润就是南，哪面粗糙疤痢就是北；要是在阴雨天，树根下北一面还长青苔。小勇照这个办法，摸起树来，摸一棵又一棵……果然摸了一手粘糊糊的什么东西，触到鼻子上一闻，噫！真有一股青苔味哩。妈的，真走错了，白废了好大的劲。本该往南走，怎么往西走开啦？自己批评起自己来了：小勇，小勇，这是一条最熟的路，走过六十四趟啦，怎么能走错了呢……噢，想起来啦，就是在狼窝山，骨碌那几骨碌，给骨碌糊涂啦。唉，再往南拐吧。

这会儿，方向对了，路也平了，这里也没有鬼子了，就拉坡穿野地跑吧。小勇穿过一片片的高粱地，踏过一汪汪的水洼子，一口气跑到了大河边。

河水在哗哗地流着，打着旋儿地流着……河那边就是沙坝子林。看见了河，就好象看见了冯叔叔。心里不禁地喊：“冯叔叔！冯叔叔！快呀！车开啦！黄金塔……”哪有冯叔叔的影儿呀？冯叔叔还在等着天亮呢！这时候也许到了九点了吧？也许开车了吧……

想到这儿，小勇把裤腿往上绾，一手擎起矿灯，身子一伏，两脚用力一蹬，钻进水里，象长了翅膀的小燕子，敏捷、有力地游呀游呀，一口气凫到了河



对岸。

夜晚是静悄悄的，什么动静也没有，只听到小勇的脚步声，唰唰，唰唰，唰唰……

“杨条林！”小勇的心里豁然亮了。杨条林的那边，就是沙坝林。到了，可到了，白天就在这儿见到了冯叔叔。

一路上，小勇由于跑得急，又淌过一条流大水急的大河，他实在累了，只觉得眼前冒出串串金花，感到地转天旋……但当他忽然摸到手中矿灯的时候，满身又充满了力气。他立即把手捧到嘴上，“布谷布谷”地叫了两声，这是小勇找冯叔叔和武工队的暗号啊。在他又学布谷鸟叫了两声以后，果然从林子里走出一个人来，是一个棒棒实实的大高汉子，这个大高汉子正是小勇要找的冯叔叔。

冯叔叔也曾跟小勇的爸爸一块当过矿工，他有股虎力气，工友们都叫他老铁牛。有一次，两个日本鬼子，把一个中国工人按在水缸里灌凉水。冯叔叔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，他把心一横，随手摸起一把大铁锤，猛一举，“梆梆”两锤，两个鬼子一起吃了“伸腿瞪眼丸”。打那时，冯叔叔逃出了龙山矿，参加了革命，又当了武工队长。说起冯叔叔打鬼子的巧点子可多啦，什么调虎离山呀，声东击西呀，敌变我变呀

……这次夺黄金塔，说不定他还会出个巧点子呢！

“冯叔叔！”小勇叫了一声。

“小勇，这时来……”冯叔叔那两只小蒲扇似的大巴掌，摸着小勇湿漉漉的脸，“有新情况？”

小勇急忙从腰带筒里取出小纸团。冯叔叔接过去摊开，划着火柴一看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：“今晚九点开车运黄金塔，早作准备，联络信号面谈。”

小勇见冯叔叔看完了爸爸写的情报，便说：“爸爸让我送了情报，就赶快返回凤凰顶传信号。”他晃了晃小矿灯，接着说：“我到凤凰顶上去，站在那个最高的峰顶上，叔叔见我的红灯一亮，就是敌人发车啦。”

小勇说罢，请求冯叔叔允许他马上上山，在他听到一声“好！”时，立即返身跑走了。冯叔叔本想派武工队队员护送他一程，可是小勇早消失在黑夜里了……

沙坝林到凤凰顶，直线不过三里远。这山又高又大，山后坡是悬崖陡壁，没有通路，和龙矿相对。山前坡，和沙坝林相对，虽说可以上下，但也不易攀登。

小勇一阵工夫来到山脚下，他爬呀爬呀，开始满有劲，没等爬上半山坡，浑身发酸，两条腿也有点不听使唤了。小勇好不容易爬到凤爪岩，一不小心，偏偏又哧溜溜地滑了下去。幸亏搂住了一棵小松树，才

没有继续滑下去。但是，不管怎么摔，怎么跌，小勇仍然紧紧地抱住小矿灯。他想，只要小矿灯摔不坏，就能完成任务。

小勇终于爬上了凤凰顶，他站在最高的峰顶上，居高临下，多高兴啊！他也望见了金龙矿的点点灯火，光色暗淡，死气沉沉，使人烦闷。唯有那化火炉，红彤彤的，炉火放出强烈的光辉。小勇扳开小矿灯，从里面掏出火柴盒，两只眼睛，紧紧盯着化火炉，等着爸爸的红色信号。

小勇蹲在高高的凤凰顶，真等急啦，一顿饭的时候过去啦，一顿饭的时候又过去啦……

“信号！红信号！”小勇在心里念叨着。

只见化火炉旁，爸爸那里的化火炉旁，忽闪一下，放出了红光。红光啊，鲜红鲜红的红光，忽闪了三下，又忽闪了三下……小勇手疾眼快背过身来“唻啦”划着了火柴，点亮了红信号灯，朝着沙坝林的方向闪动起来，闪动三下，再闪动三下……小勇仿佛在高声疾呼：“冯叔叔！冯叔叔！快看红信号，鬼子的汽车开啦！……”小勇又想：“冯叔叔能看见我的红灯吗？”小勇再一次把红灯闪动了三下。最后，才把红信号灯熄灭，把它紧紧提在手里，朝着沙坝林飞奔而来。

小勇跑到沙坝林外，听到前面传来“唻啦唻啦”

的声音。心想：冯叔叔他们干什么？汽车快来了，为什么不赶紧埋伏？小勇怀着一颗打鬼子、夺黄金塔的红心，跑去找冯叔叔。咦！怪，冯叔叔他们却拉着大“快马锯”在锯树，锯着路旁一棵一搂多粗的大柳树。还有一个人“飕飕”地爬上树，转眼间，一根大粗绳从树上伸下来，看着看着，小勇心里“通”的一下，明白了，这准又是冯叔叔出的巧点子。好，这办法妙，把树割得似断不断，再把长长的绳子拉到林子里，等车一来，把绳子砍断，给鬼子个没声没响的“闷葫芦”。这办法好极啦……喂！可是冯叔叔只顾忙碌，是不是能看见红信号？于是，小勇跟头把式地跑来找冯叔叔：“冯叔叔！你看见红信号啦？”

“看见了，你在凤凰顶上一共闪动了三次，全看见了。”冯叔叔从心里喜爱小勇这个办事认真的孩子。

小勇见叔叔们都忙着准备打鬼子，夺黄金塔，心想：“我干什么呀？”两只大眼珠又一骨碌：“喂！我不能耍枪弄刀，我上树观察！”想到这儿，便把矿灯咬在嘴上，象只小松鼠“噌噌”爬上大树桠，望着林外。他望着，望着，不大工夫，隐隐约约听见嗡嗡的声音传来。小勇一听，又味溜一下，从树上滑下来，跑去报告冯叔叔：“快！冯叔叔，汽车响啦！”

“小勇，不要乱窜。”冯叔叔的一只大手使劲抓住

他：“趴下，别动。”

小勇很听话，乖乖地趴在冯叔叔的身边。他的大眼睛，一眨不眨地盯着公路的远处。汽车的响声越来越近。忽然，嗡嗡声听不见了，但一会儿又响起来。汽车好似停停开开，开开停停。小勇心里骂道：“狗东西，要什么鬼把戏！”

“鬼子怕桥上有埋伏，在试探着走呢，哼！过来河才揍你哩！”冯叔叔的话音刚落，“叭叭”两声枪响，子弹从头上掠过，打得树叶子扑扑扬扬。打两枪后，鬼子又狂叫一阵。武工队叔叔们心里明白，这显然是鬼子作贼心虚，怕武工队打他的埋伏，放两枪，再叫一阵，以此来探探林子的虚实。不管鬼子怎么打枪，怎么咋呼，林子里静悄悄的，武工队叔叔们一动不动，没有一丝儿反响。

这时，嗡嗡嗡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而且越来越响。汽车拐过山弯子来了，车灯把个公路照得煞白煞白的。

汽车来近了。速度也加快了。

冯叔叔一手攥着大刀片，一手握着盒子枪，两眼紧盯住那一道道的光柱，心里在计算着，相隔一百步，八十步，五十步……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冯叔叔举手一刀，大绳子猛然“嘎嚓”一声，那棵大树死贴

贴地横躺在公路上，挡住了头一辆汽车的车轮子，后边的两辆鬼子车，来不及刹车，象老牛顶角似的，一辆撞一辆，撞得车上的鬼子乱了套。

冯叔叔在砍断大绳子的同时，“噹噹”两声信号枪，接着便是一排排手榴弹，轰轰轰！轰轰轰！哈！好家伙，大地雷、小地雷、炸药包，这也响，那也炸，轰啊轰啊响成一片。霎时间，便烧得鬼子汽车硝烟滚滚，火光冲天。

“缴枪不杀，优待俘虏！”冯叔叔猛喊着。

车上的鬼子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活着的个个举手投降。

这一仗打得可漂亮啦：三车日本鬼子全部消灭，无一漏网；缴获的枪枝弹药，可老鼻子多啦，还有三挺两条腿的歪把子机关枪哩！

哈！更好看的是那“黄金塔”啊，还使红布蒙着呢，那样儿：象座小楼子，下底粗，上顶细，一层摞一层，一共十八层。给红红的火光一照，闪耀着黄灿灿的金光。

小勇激动得心里象开了花，说不出是股什么滋味儿。他只顾看黄金塔了，猛一回头，“啊呀！这么多的人呀。”

原来不光武工队叔叔，还有穿黄军装的县大队、

穿灰衣裳的区中队、穿老百姓衣服的民兵队、自卫队……从路两头、路两旁一齐围拢来。小勇好奇地问冯叔叔：“冯叔叔，这么多的人呀？”

冯叔叔说：“对，这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**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不打无把握之仗**啊！我们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，全部消灭了敌人。记住，只要照着毛主席的教导去做，我们就一定胜利。”

冯叔叔高兴地抱起了小勇，向空中扔了几个高儿，顺手把小勇手中的矿灯取过来，看着这盏红色信号灯说：“小勇，给你一个新任务——马上回龙矿化火炉，向你爸爸报告胜利消息。”“是！”小勇紧紧提着矿灯，向龙矿化火炉的方向跑去……

这时，云散天晴，中秋夜的月亮，挂在高天，给小勇的脸上，镀上一层银辉。

（插图：袁大仪、吕学勤）

海中擒贼

乳山 许善斌



小龙的家住在海岛上。

说起来真可恨，日本鬼子飞机把小龙的姥姥炸伤了。妈妈吩咐他和妹妹出岛去看望姥姥。

吃过午饭，小兄妹俩便动身了。小龙摇着橹，把小船摇的飞快。妹妹小玲坐在船头上，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哥哥摇橹。那橹好象一支大鞭子，不停地赶着海浪往后退。哥哥真棒，才十二岁就学会摇橹了。好天能摇，风天也能摇；在近地方能摇，到老远处也能摇。他为啥这么早就学会了摇橹呀？还不是为了早些象民兵叔叔那样，能驾着小船上海打鬼子！人小心可不小，成天价想着杀敌立功哩！

天湛蓝湛蓝的，连点云彩丝也不见。几只海鸥象是从雪花膏里爬出来的，浑身雪白雪白的，象一个个勇敢的少年，一会儿在高空展翅，一会儿贴着水面劲

飞。小玲从心里羡慕海鸥，她向天仰着脖子，说：“要能变个海鸥就好了，把大白翅膀一扇，到姥姥家里去就不用坐船了！”

正在摇橹的哥哥，回过头来说：“当海鸥有啥意思？海鸥不能参加儿童团，不能站岗放哨，不能打鬼子！”

小玲不服气地说：“怎么不能？我要变个海鸥呀，就飞进云彩里等着，鬼子飞机来了就钻进飞机肚子里，把驾驶飞机的鬼子眼睛啄瞎了，他就再也看不见扔炸弹了！”

小龙正要继续辩论，说他不愿变海鸥的理由，突然传来呜呜的声音，就象一只什么野兽挨了一刀子，嗥叫着向这里跑过来。小龙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架日本飞机向这飞来了。小龙瞪着眼睛，咬着嘴唇，攥着拳头，愤怒地瞅着敌机。瞅着瞅着，他忽然高兴地笑了，连橹也忘记摇了，扯着妹妹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鬼子飞机上冒烟了！”

小玲问：“哥哥，是不是鬼子在飞机上做饭？”

小龙又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不是。飞机上又不能垒锅台，怎么做饭？听爸爸说，飞机打伤了才冒烟哩，这架鬼子飞机准是被八路军和民兵叔叔打坏了！”

小玲高兴了，拍着手说：“活该，活该，把它打烂

了，好给姥姥报仇！”

小兄妹俩，四只眼睛不停地望着天空，只见那架飞机象个挨了枪的老雕，东一头西一头，跌跌撞撞地飞着。忽然从飞机后腓上肩出了两个白蛋蛋，白蛋蛋下面还有两个黑点点。飞机惨叫着钻进了大海，而那两个白蛋蛋却飘落在前面一个没人住的小岛上。

小龙常听民兵叔叔讲打飞机的事。他告诉妹妹，那白蛋蛋是降落伞，飞机上的鬼子落到小岛上去了。

小玲挺惋惜地说：“这两个鬼子偏偏落在岛上，要是落在海里让海水淹死那该多好呀！”

小龙皱着眉想了一会儿，自己对自己下了命令：“不上姥姥家去了，回岛去！”

小玲愣愣地看着哥哥，问：“回岛报告民兵叔叔去吗？”

小龙“嗯”了一声，正要调转船头，忽然又犹豫了。他象是问妹妹，又象是问自己，慢腾腾地说：“我们回去了，要是鬼子来条汽艇把他们接走了，那不糟了？”

是呀，小玲一听也愁着了。心想：这两个鬼子就象进了网的大鱼，说啥也不能让他们再跑了。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聪明的小龙又想出了好主意，他对妹妹说：“走，

咱上小岛去，想法把鬼子哄上船。只要上了船，他们就活动不得了，一切听咱摆弄。那时，我把船摇到咱岛上，让民兵叔叔逮住他们。”

小玲觉得这主意好是好，可有点不放心，她问：“鬼子要不上船呢？”

小龙满有把握地说：“鬼子肯定会上船。他们落在小岛上，吃没吃的，喝没喝的，再说，就不担心八路军和民兵叔叔来抓他们？一定会让咱们的船载他们逃命的。不信等着看……”

小玲越听越高兴，心里直说：“哥哥真行，一眨巴眼就能想个好办法，怪不得大人们都夸他呢！”此时小玲觉得就好象两个鬼子已经捉住了似的，高兴得跳起来，震得小船直摇晃。

波浪哗哗响着，大海在笑哩！

二

小岛上，两个飞贼愁眉苦脸地坐着，象两只丧家狗。瞧他俩那个熊样，一看就叫人恶心。一个满脸黑点点，象是苍蝇屙了些屎在上面；另一个长着络腮胡，象是用猪皮在脸周围镶了个边儿。这两个家伙刚才到陆地上去轰炸村庄，挨了民兵的枪，逃不回去了，掉在这个光秃秃的小岛上。

突然，“苍蝇屎”象被什么咬了一口，身子一抖，惊慌地扯了“猪皮边”一把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、你、你，看……船、船……”

两个飞贼用颤抖的手端着手枪，眼睛死盯着海面，吓得连气都不敢喘了。船越来越近了，看清了，船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这才松了口气。

小龙猜对了，鬼子果然在小船上打起主意来。他们想叫小龙载他们走，到离民兵远的地方去，等鬼子开大船来救他们。他俩叽哩哇啦商量了一阵，“苍蝇屎”用中国话向小船喊道：“喂，小孩，摇过来的有！”

海面上传来小龙的声音：“不过去呀，俺要去看姥姥，姥姥被狗咬伤了。”

“苍蝇屎”急了，又喊：“快过来的有，给你好东西的有。”

小船摇过来了，靠在一片礁石旁。小龙、小玲跳上了小岛，雀儿一样地向鬼子飞跑过去。他们的态度很自然，一点也不胆怯。

小龙装得愁头愁脑，天真地问鬼子：“你们是来砸蛎子的吧？”

鬼子顺着蔓往上爬，连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”

小龙看看那堆降落伞，又问：“打了蛎子就用这白布包吗？咳，赶海干么不带篮子呢？”

鬼子狡猾地笑笑，心里说：“看，两个小傻瓜，还把我们当成赶海的哩！”

小龙也轻蔑地笑笑，心里说：“哼，两个大笨蛋，我在哄你们呀！”

鬼子见小孩一点不疑心，胆子更壮了，便叫小龙摇着船送他们。还答应送到了以后，好东西管他们拿。小龙“答应”了他们的要求。

小龙、小玲正要领鬼子上船，远远传来了呜呜的飞机声音。鬼子高兴了，小龙、小玲也高兴了。可是，这小兄妹俩看着看着失望了，咳，这架飞机上不冒烟呀！原来这架鬼子飞机是专门来找这两个飞贼的。那飞机在天上兜圈子，然后向小岛奔过来，就象绿豆蝇发现了粪堆，在小岛上空嗡嗡直叫。“苍蝇屎”和“猪皮边”脱下身上的衣服，直往空里挥动。他们高兴得简直要发疯了。

远处又传来另一种呜呜的声音，啊，是海螺响，小龙知道这是岛上民兵集合的信号。他脸上装得没事一样，心里可美得要命：鬼子呀，再叫你高兴，看民兵叔叔不来收拾你们！

果然，两个鬼子向海螺响起的地方看去，他们的脸渐渐变得煞白。波浪里漂着些小黑点儿，那就是民兵叔叔的船呀。鬼子慌了，“苍蝇屎”催着“猪皮边”：“快

上船！快上船！”

小龙摇着船离开了小岛，两个鬼子直催他快摇。小龙好象没听见似的，慢悠悠的，半天一下，半天一下……心里话：你急，可我还就不急哩，上了船可就由不得你了！两个鬼子一点办法也没有，说好话，小龙不听，发脾气又没有用，软硬不吃，耍好不听，鬼子正急得不得了，忽然见小龙把手做成个筒放在嘴上，向远处大喊道：“叔叔——”几乎与此同时，妹妹小玲也大喊：“叔叔——”我的妈呀，这两声差点把鬼子的魂给震掉了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可惜，那两张小嘴没来得及喊第二声，就被鬼子的两只手捂住了，接着嘴里又被塞进了手帕。

鬼子真狡猾呀，他们见小船向这边移动，就把小兄妹俩的手向后绑着，又把脚用绳子盘起来了。小龙想跳下海去，可是不成啊，手脚都捆住了，跳下去不就成了秤砣了！更糟糕的是，鬼子又想出了鬼办法，“苍蝇屎”蹲在小龙身后，“猪皮边”蹲在小玲身后，两个家伙都侧着身子，用手推着小兄妹俩。他们的鬼心眼子是不让民兵叔叔看见他们。果然，民兵叔叔的小船，向这里划着划着又突然停住了。小龙看清了立在船头上的是海奎大伯和海明叔叔。只听海奎大伯老远在喊：“小龙——，小玲——，看没看见鬼子呀？”小兄

妹俩急得眼泪直往外流。虽说鬼子就在身后藏着，可是他们的嘴被手帕塞得严严的，喊不出声来呀！小玲急得直晃头，这一晃头更糟了，民兵叔叔以为她是表示没看见哩！于是，便掉转船头向另外的方向去了，咳，咳，急死人了，急死人了呀！

民兵叔叔去得不见影了，鬼子的胆子又大了起来。为了想早些离开险境，他们又叫小龙划船，“苍蝇屎”掏出手枪，对着小龙的胸口，威胁说：“不老实，死了死了的！”小龙望望鬼子，看看那枪口，笑了。心里在说：“你咋呼啥？我死了你也活不成，枪一响还愁民兵叔叔不来收拾你们！哼，怕死我还不来了呢！”

鬼子把小龙的手解开了，又去松了他脚上的绳子。小龙高兴了。他心里想，手脚一松绑，就抓个机会跳进海里，游泳去报告民兵叔叔。他拿起大橹摇着，可该死的“苍蝇屎”又刁又猾，小龙在摇橹，他却后面扯着小龙的衣服，好象他已经钻到小龙心里去看了一样，一刻也不松手，生怕小龙跳进海里。

小龙看看日头快落山了，心里急得象着了火一样。要是天黑下来，民兵叔叔可就更找不到他们了。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

聪明的小龙，他想啊想啊，又想出一个好办法来。他摇着摇着，假装头晕，身子往后一歪，倒在“苍

“苍蝇屎”身上，顺手把那橹掀进了海里。呀，浪把橹卷走了。没橹的船就象断线的风筝一样，随着浪飘，闹不好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。“苍蝇屎”急了，来不及仔细考虑就催小龙下海捞橹。小龙正盼着呢。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小龙身子一跃，下了大海。鬼子呀，这回该你倒霉了，这下子呀……你等着瞧吧！

小龙舒舒服服地躺在浪里，伸手从嘴里掏出那块手帕，心里痛快极了。他真想骂鬼子一顿，出出气，可是他忍住了。他找回那张橹，把着橹站在海里。“苍蝇屎”喊他快上来，他说：“你把我妹妹放了我再上去！”

鬼子无可奈何，又摇头，又叹气，只好解开小玲身上的绳子。小玲自己掏出塞在嘴里的手帕，喊道：“哥哥快上来！”鬼子高兴了，把手一松，不料小玲一头钻进海里。“猪皮边”刚要去抓，差点把他也带进海里去。小玲也学会跟敌人耍心眼了。

鬼子急了，又掏出了手枪，望着水里的两颗小脑袋，吓唬他们说：“再不上来的，就死了死了的！”小兄妹俩故意气他们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不敢！你不敢！”气得鬼子干瞪眼没有办法，眼看着小兄妹俩抱着那根木橹，随着波浪越走越远了。而鬼子坐的小船却摇摇晃晃，东一头，西一头，随风走，任浪漂，鬼子暗暗叫苦……



三

天黑以后，一只小汽艇向飞贼降落的那个小岛开过来。汽艇上的日本鬼子打开探照灯，只见小岛上有两个穿飞行服的人，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跟白天飞机侦察的情况一样。他们放心地靠了岸，把桥板搭上了礁石。这时，那两个穿飞行服的人立即登上汽艇，掏出了鬼子飞行员专用的那种手枪，大喊一声：“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！”

汽艇上的鬼子都被惊呆了，一个个不得不把手举起来。一个当官的战战兢兢地说：“别，别误会，我们是皇军……”

那两个穿飞行服的人厉声说：“我们是专门消灭皇军的民兵！”

这时，民兵们从礁石后面跳出来，跃上汽艇，一船鬼子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当了俘虏。

那两个穿飞行服的人恢复了渔民打扮。呀，你猜是谁？原来是海奎大伯和海明叔叔呢！

原来是这么回事：白天，民兵叔叔们第一次搜查，不是只见小龙和小玲在船上，没有找到飞贼吗？后来，又重新搜查，海奎大伯才一眼望见，在水里有两个小黑点向他们游过来。迎上去一看，原来是小龙

和小玲兄妹俩。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，从四周进行包围，便把那两个鬼子俘虏了。刚才海奎大伯和海明叔叔用的那两支手枪，就是从鬼子手里缴获来的。至于今晚捉汽艇，那也是根据小龙、小玲提供的情况部署的。

这时，一个民兵叔叔从礁石后面把“苍蝇屎”和“猪皮边”押上了汽艇，鬼子们在这儿“团聚”了。可是都不高兴，一个个耷拉着脑袋，象是养不活的猪崽子似的。

小龙和小玲，跳跃着上了汽艇，指着那堆垂头丧气的鬼子：“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十五个……”小兄妹俩就象坐在礁石上，数着一共钓了多少条鱼似的，那高兴劲儿呀，没法说了。

（插图：孙墨龙）



小爆炸手

海阳 于文清

红石村爆炸队的队长赵振山，是有名的爆炸大王。他有个儿子叫石柱子。石柱子，在这三里五村的儿童团里，也是很有名气哩！他是红石村的儿童团长，今年十四岁，圆圆的脸蛋红朴朴，两只大眼骨碌碌。个子虽不很高，却是膀宽腰圆，结结实实。还有，这孩子象场园里的石滚子，落地一个坑，说话算数儿。平日里，他带领儿童团员站岗放哨，盘查行人，递送情报……做得非常认真负责。当然最出色的还是他们学习爆炸战的活动。

他跟爸爸学会了绊雷、铁钎子雷、子母连环雷、天女散花雷的下法和伪装方法。他又教会了儿童团员大明、小燕和兰花。他们组成一个四人爆炸小组，在老民兵孙爷爷的带领下，象大人一样，开展爆炸战，灵活机动地与鬼子斗争。下面咱就啦一啦他们的一段

斗争故事：

我们的铁西瓜，
威名传天下；
轰隆隆，哗啦啦，
炸的鬼子叫爹妈……

歌声由远而近。只见一个小孩子，拿着一杆红缨枪，背着个泥做的地雷，光着圆溜溜的小脑袋，腰间扎着一根打了补钉的小皮带，撒欢地跑上葫芦顶。他后面还跟着一个身背大刀片，腰板硬实的老汉。他俩就是石柱子和孙爷爷。天刚蒙蒙亮，启明星才爬上东山，他俩就到山上去站岗了。

石柱子“登登登”跑上山顶，替换了早在这站岗的叔叔。因为跑得太急，那叔叔走了，石柱子还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小胸脯一起一伏。累啊！坐下歇歇才美哩。可是不能啊！因为爸爸交给的任务顶顶重要。他用胳膊擦擦脸上的汗珠子，瞪大眼睛，一眨也不眨地瞅着大川镇那黑糊糊的碉堡。这时，山腰里飘散着象白纱似的雾气，一切东西都看不清楚。太阳也跟着闹别扭，慢腾腾地不出来，真急死人啦。一会儿，孙爷爷也喘呼呼地来到了山顶上。

石柱子两眼紧紧瞅着前方，心里不住地说着话：鬼子被民兵整熊了，蹲在鳖窝里，一连好几天没敢伸

头探脑了。哼！你寻思着八路军走了，民兵就好对付啦？告诉你，你打错算盘了！民兵个个都是好样的，只要你露出鳖头来，就给你一刀剁了去。想着、想着，突然，一只小鸟儿扑楞楞地飞到一棵小松树上，小嘴啄着翅膀，唧唧啾啾叫个不停。石柱子抬头看看，心里痒起来，伸手就到衣袋里掏弹弓。心想：除非不叫我看见，叫我看见了，保准叫你小命难逃！正想着，爸爸的话，又在耳边响起来，好象对他说：石柱子啊，石柱子！你还那么孩子气，站岗放哨可不是拉网赶雀闹着玩的！孙爷爷不是也告诉过你吗？咱要站好岗，不管鬼子要什么鬼花招儿，也别想瞒过咱的眼睛！对，看鬼子要紧，饶了它吧。“嚯嚯嚯嚯……”石柱子吹了几声口哨，把鸟赶走，眼睛又紧紧盯着前方。

红红的太阳照到虎头岭上，白蒙蒙的雾气，开始慢慢消散了。嘿！石柱子高兴了，大川镇碉堡的轮廓看清楚些了。他仔仔细细地看着，四周里没有什么动静，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。他把红缨枪往地上一扎，放下地雷，刚要来一个金鸡倒立，一看孙爷爷，擎着烟袋，忘了抽烟，眯缝着双眼望着前方，一动也不动，便打消了那个念头，抖起精神盯着碉堡。忽然，有一群人从白雾里钻出来，扛着锄头、犁耩，朝红石村走来。

石柱子一看，心里立刻紧张起来，两只虎虎有神的大眼睛，睁得更大了，双手攥得紧紧的。一连串的问号在脑子里闪过。他不住地在心里问自己：哎，这是哪村的老百姓？是庶村的吗？不对！这里没有他们一丁点地呀！再说，那一带都被鬼子造成无人区了，哪里来的这些人呢？越急越不顺心，太阳又偏偏钻进了云彩里。石柱子狠狠地挥了挥手，好象要把天上的云彩全赶走似的。他心里想，这可要瞪起眼来，半点马虎不得。若把鬼子当成老百姓，鬼子到了跟前，村里的人跑不迭，又要遭殃了。有一次，孙奶奶没有跑出去，不是被鬼子活活地杀死了！石柱子想到这里，越发急起来。用手背揉揉眼睛，哎呀！没错，一定是鬼子。他急忙拉拉孙爷爷的衣襟，说：“这些人不象是种庄稼的，你看，他们伸头探脑，东瞅瞅西瞧瞧，走得飞快，是不是鬼子装扮的？”别看孙爷爷眼花，早看透了鬼子的鬼把戏。他心里想：嗨，石柱子还行哪！他对石柱子说道：“一点也不假，狐狸的尾巴藏不住。”石柱子骂起来：“狗东西，猪鼻子插葱——还装象哩！”孙爷爷把手一挥，说：“柱子，快去告诉你爸爸。”石柱子早急得呆不住了，一听，腾地跳起来，象离弦的箭，跟头骨碌地边跑边喊：“鬼子——来了！”四面山谷也呼应着：“鬼子——来了！”

赵振山在山脚下，正和队员们拼着力气搞春耕春刨。突然听到柱子的喊声，他马上放下锄头，叫副队长去组织群众，按原计划迅速转移；接着，把手一扬，带领爆炸队，把事先布好的地雷挂上弦，迅速地撤到山上。

不一会儿，这群“庄稼人”就显了原形，都把枪拿出来，“叭哟一叭哟”地乱打起来。他们还象吃屎的狗一样，走一走闻一闻。突然，“轰隆！”“轰隆！”地雷接二连三地吼叫起来。那些鬼子就象死蛤蟆，四扬八叉飞上了天，接着又“啪啪”跌落下来。剩下的那些就象快刀砍秫秸，“唰”地倒在地上，不敢动弹。

石柱子躲在孙爷爷身边，看到这光景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多带劲呀！他高兴地跳起来，喊：“吃了西瓜要拿钱呀！”孙爷爷一把把他按倒，严厉地说：“你不要命了！”紧接着，一粒子弹“呕—”的一声，擦着石柱子的头皮飞了过去。石柱子看到孙爷爷铁一般的面孔，吐了一下舌头。

鬼子吃了几个“西瓜”，不敢往前走了，朝着各个山头胡乱打了一阵子枪，便又夹着尾巴逃回据点去啦。

石柱子看见地雷的作用这么大，心里想：自己能有两颗真雷，轰啊，轰啊，把鬼子炸死。该有多好

啊！可是，看看身上背的泥烧的地雷，象泄了气的皮球，“唉”地一声，叹了口气！泥地雷啊，泥地雷！什么时候能换个铁地雷啊！？

石柱子把大明、小燕、兰花找在一块，掏出了自己的心思——想法搞两颗真地雷。小伙伴一听，怎能不高兴？你想，谁不愿亲手打死几个鬼子哪！泥雷光好玩，不能炸，背着太没滋味了。可是，怎么搞两颗真雷呢？石柱子叫大伙动动脑子，出个主意。于是，他们象四个小喜鹊，嘁嘁喳喳，七嘴八舌地商量起来。小燕主张向民兵叔叔要。大明摆了一下手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要？美的你。连动都不让动，动动就咋呼。还说，‘你小孩丫丫，毛手毛脚地能摆弄那个玩艺？弄不好，甭炸鬼子，恐怕先炸了自己！’哼！你们说，他把咱当三岁的毛孩子，窝囊不窝囊！”这一说，伙伴们傻了眼，不和民兵要，天上能掉下个来，还是地里能蹦出个来？大明粗里粗气地出了个馊主意：“偷他个！”石柱子一听，说：“哼，亏你想得出，不害羞？儿童团员还讲偷哪！”伙伴一听，个个都封了嘴，没有词儿了。待了一会儿，也没有想出个好法子，一个个只得回家去。

石柱子一边走着，一边用脚踢着石子儿，心里琢磨着，如果能耍把戏的本事就好了，用手一点，

嘿，就变出大地雷。石柱子想到这里，不自觉地瞪大眼睛，看看四周。忽然又独自笑了：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？想什么，什么就来了！石柱子就这样，一直好几天地想呀，想呀！吃饭不香，睡觉不甜。几次做梦，也梦到得了两颗地雷，欢喜得直笑；醒了后，地雷不知又飞到哪里去啦。

一天，鬼子到外村去扫荡，同样挨了炸，往回跑路过红石村时，赵振山又带领民兵追着屁股揍了一顿。石柱子和小伙伴端着红缨枪，在一条小道上埋伏着，正赶上一个伪军跑过来，小伙伴“嗷”地一声冲上去，伪军吓破了胆，把枪一扔，只顾逃命。石柱子和小伙伴得了一枝大盖枪，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。谁知，不一会，赵振山来找石柱子，说：“你们干得不错，表现得很勇敢！可是，得了东西，毛主席怎么教导我们的？”石柱子和小伙伴们齐声说：“一切缴获要归公！”就这样，又把枪缴到区上了。小伙伴们虽说不大高兴，可是，儿童团哪能不听毛主席的话啊！

这天下午，爸爸从区上回来，高兴地告诉给石柱子一个好消息：区武委会准备举行一次儿童团埋雷竞赛。谁埋得快，埋得好，就发真雷给谁。还说，要好好练习埋雷技术，仍然请孙爷爷给他们当参谋。

石柱子一听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一个高跳起来，双

手搂住爸爸的脖子。爸爸假装生气地说：“看看看，说你是个孩子，你还不服气哩！”

石柱子脸红了，松开手，一溜风跑出去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明、小燕和兰花，四个人高兴得一夜没睡稳。

埋雷竞赛这一天，天气格外好，天空瓦蓝瓦蓝的，火红的太阳照着大地。满野绿油油，溪水在歌唱，树叶儿唰啦唰啦象在鼓掌。会场上人山人海，红旗飘飘……，一切景象都在向小英雄们表示欢迎和祝贺。大会开始了，土台上站出来一个大高个儿，头戴八路军帽，身穿蓝褂子，腰扎一根宽皮带，背着大匣子枪，这人紫红脸膛，浓眉大眼，络腮胡子，说起话来，象洪钟一样嗡嗡响。对了，他就是区武委会主任老田。

石柱子从来没见过这大场面，当看到这番情景，怀里就象揣着个小兔羔儿，“蹦蹦”直跳。咳，跳个啥？一点不听话。大明、小燕、兰花也挺紧张，好象身上扎了许多麦芒儿，刺得怪不得劲儿。石柱子想起孙爷爷对他说的话，向自己下“命令”，要冷静，又对伙伴们说：“都别慌，象真打仗一样，慎重布雷，把真本事拿出来。”

比赛开始了。石柱子和兰花一组，小燕和大明一

组，分别布铁钹子雷和子母连环雷。他们一点不含糊，布得麻利。石柱子拿出驴蹄铁，在雷的周围和上面按了几下，又脱下鞋，按了几个脚印，便看不出一点可疑的痕迹了。区武委会主任老田和几个民兵队长看过后，认为技术不比民兵差。最后评议：石柱子爆炸小组获得全区第一名，发给了两颗地雷，鼓励他们好好干。老田拍拍石柱子的肩膀说：“真不愧是爆炸队长的儿子，是棵好苗子，将来准也是个好爆炸手。”

石柱子回到家，找着孙爷爷，告诉了这个好消息。孙爷爷想了想，对石柱子说了几句什么。只见石柱子答应一声，就吹哨子下“命令”，召开儿童团员庆祝大会。在会上，石柱子学着区武委会主任老田的架势，抡着小胳膊，开始演讲：“儿童团员们，今天区上奖给咱两颗铁地雷。田伯伯说了，可不能翘尾巴，还要加把劲。”岁数小的也不要着急，孙爷爷给咱当参谋，我们四人教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完了！”

儿童团员们欢腾起来，小巴掌拍得“哗哗”响，又“轰”地一下把孙爷爷围在当中。有的抱着他的胳膊打提溜；有的抱着他的腿直转悠。孙爷爷拍着一个个小脑袋，“呵呵呵”笑个不停。

自从得了这两颗铁地雷呀，石柱子可拿着当成宝贝蛋啦！白天拿出去晒，晚上点上灯也要瞧上几眼。

有时睡醒了，悄悄爬起来摸一摸。一时不见，就好象少了什么东西似的。

一天，太阳要落山睡觉了，又轮到石柱子站岗。他老远望见比自己大两岁的区通讯员，背着小马枪，“咚咚咚”朝自己跑来。石柱子象只小燕，挖掌着两只小手，跑着迎上去，抱着小通讯员，转了两个圈，又捅了他一下，急切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小通讯员严肃地说：“石柱子，快把这封信送给你爸爸，千万别耽误了！”说完又转身跑了。

石柱子看到信上插着三根火柴，知道又有火急的大事，忙向一块站岗的儿童团员悄悄说了几句话，便飞一般地朝民兵队部跑去。跑到一看，大门关得紧登登，上面挂了把大锁，又转身朝卧牛岭奔去。一会儿就找到了爸爸，把信交上去。石柱子只觉得嗓子眼里窜火冒烟说不出话来。赵振山嗤地把信拆开……。石柱子看到爸爸的两道卧蚕眉，“嗖”地倒竖起来，急忙问：“爸爸，有什么事呀？”

赵振山看看虎头虎脑的石柱子，摸着儿子的头说：“鬼子明天要来，兔子叫门送肉来了，你们的两颗地雷也要吃东西了。你快去找孙爷爷和小伙伴们‘喳喳咕咕’，可不能撒了米捉不着鸡啊！”

石柱子的大眼睛骨碌一转，返身跑下山，找着孙

爷爷和小燕、大明、兰花，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。小伙伴围住孙爷爷，头碰头地研究起办法来了。

大明不加思索地说：“这还商量什么？埋在大道上，鬼子一碰就开花，打发他小命回老家！”

小燕摇摇头说：“我不同意。把它埋在街上，不让这些狗进家。”

兰花脑子翻了个个儿，看看孙爷爷和石柱子，说：“街上、大道上，民兵叔叔都有布置，咱还是想个新点子。鬼子一进村，就爱抢东西，能不能在这上面想个法子，叫他抢不去东西，还能多炸死几个鬼子？”

石柱子一听，兰花的想法和自己想的道道碰了头。这时，草垛上一只芦花公鸡，拍拍翅膀，伸着长脖子“哟哟喽——”叫了一声，石柱子把手一拍，说：“有办法了！”

大明、小燕、兰花齐声问：“快说，啥办法？”

于是，石柱子就讲出了他想的办法。

其实，孙爷爷也早想出了这个好门道，他所以不说，是想叫孩子们多用用脑子。他听柱子说的办法和自己想的对上了号，就说：“对，咱就这么办！”最后又补充几点不足的地方。

小伙伴们齐说：“好！”说罢，都争着献鸡。孙爷爷把手一摆，说：“都不要争了，先用我的，那只打鸣的

就是。”就这样决定了。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唱着歌儿回了家。

晚上，石柱子高兴得睡不着觉，翻来复去，两只眼睛好象抹了油，怎么也合不上。他脸朝上躺着，两手垫在小脑袋后，想起问题来啦：孙爷爷说得对呀，鬼子也挺狡猾的，对付他们就得多准备几手……想着想着，迷迷糊糊，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。

天刚放亮，石柱子就一骨碌爬起来，急急忙忙跑出去，把小伙伴们集合起来，开始了行动。

他们把芦花公鸡绑好，放在篓子里，又把篓子放在村西头通村子的大路当中。两颗地雷，埋在另一条通村的狭窄的小道两旁，小道因平常没人行走，所以两边的杂草老高。石柱子按照昨天研究的办法，用很细很细的铜丝拴在两颗雷的弦上。这样以来，鬼子一进村，不敢走大路，只要踏上这条小道，嘿，吃不了也得兜着。石柱子和小伙伴们，一切布置妥当以后，便跟着民兵呼呼隆隆地跑上卧牛岭。他们隐藏好，直瞅着通大川镇的大路。

一会儿，鬼子象恶狼一样，朝红石村扑来。他们越走越近了。前头的是汉奸黑狗子，他们被端着刺刀的鬼子象赶鸭子似地赶着，一个个象大虾米，躬躬着腰。刚接近村头，就吃了个迎头炸，“轰隆轰隆”，民

兵爆炸队布的地雷开了花，浓浓的烟柱腾空而起。红眼狼骑的大洋马受了惊吓，“咳咳”嘶叫了几声，兜了个大圈子，两只前蹄猛然提起，把它的主子掀在地上，跌得鼻青眼肿。一堆黑狗子伪军也被炸得焦头烂额，缺胳膊少腿的。红眼狼把指挥刀一抡，“哇啦哇啦”，狂叫几声，命令黑狗子和鬼子往前冲。

石柱子看着这些坏蛋，气得两眼冒火，恨不得捉住他们狠狠实地咬几口。他两眼紧瞅着眼皮底下的鬼子和伪军，急得心里象猫爪挖的一样难受。

鬼子和伪军心惊肉跳地往前走。走到村头，看到大路上放着一个篓子，里边放着一只鸡。如果以往，早就上去抢了。可是眼下，他们被地雷炸怕了，只是老远望着，不敢上前去拿。他们认为，大公鸡是引诱他们上当的，那里一定有地雷。于是，他们不走大路，而要走那条狭窄的小道了。

石柱子看看孙爷爷，悄声说：“鬼子和黑狗子不敢往前走了，叫咱牵着鼻子了。你看，哈哈，朝咱给他们安排的道走了。”石柱子高兴地看着这伙强盗，他们一会儿就要踩响绊雷了。只见他们走呀走呀，“轰！轰！”两颗地雷同时吼叫起来，一下子炸死炸伤一大堆。

鬼子在红石村没讨到便宜，放了几把大火，便抬着活鬼子、死鬼子，象出大殡一样地逃回据点去了。



石柱子看到鬼子狼狈逃窜，端起红缨枪，率领着小伙伴们，象群小老虎一般，呼喊着一串串笑声，勇猛地冲下山去。

火红的太阳出来了。红太阳驱散了烟雾，照耀着孩子们兴奋的笑脸。孩子们的一阵阵歌声，一串串笑声，把碧绿的山野，引逗得更加活跃起来。

(插图：袁大仪、崔森林)



牛娃取情报

海阳 李德芹

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。

赵山庄的村后有一座小山，叫平台山。山脚下有一个很大的湾，叫河龙湾。河龙湾的两岸，还有好大一片树林子。日本鬼子就在平台山安上了据点。这个据点的日本小队长黑田，每天都想吃鲜鱼，喝鳖汤。人们可恨他了，都叫他是黑鳖。

赵山庄有一个小牛倌，叫牛娃。这牛娃圆溜溜的小脸，黑里透红，乌黑乌黑的眼珠，闪着光亮。你别看牛娃才十三岁，可有本事了。他爬树比小松鼠还快；摸鱼、捉鳖更有两下子。牛娃一家三口，租种了地主亩半薄地。爸爸、妈妈成天价累死累活地在地里干活，可是全家人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。牛娃十岁时，就给地主刘钱放牛了。

牛娃经常在河龙湾岸上的树林里放牛。哪时高兴了，又是上树，又是玩水；哪时想起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，便狠狠地向平台山上的炮楼子瞪一眼，吐口

唾沫蹶一脚。牛娃有个长松大叔，要是想起他来呀，浑身可就有了劲头。长松大叔是在刘钱家扛活的一个长工，暗地里却是一个游击队员。他长得又高又粗，满脸络腮胡子，虽然快到五十岁的人了，一双大眼却仍是炯炯有神。长松大叔对牛娃可好了！他在刘钱家扛活，和牛娃睡在一个草棚里。吃饭时，长松大叔把自己的粗渣饼子掰一半给牛娃；睡觉时，长松大叔把自己的一件破夹袄盖在牛娃身上。爷俩同甘共苦，相依为命。有时，刘钱瞪眼扒皮地找牛娃的事，长松大叔便挺身而出，保护牛娃。到了晚上，长松大叔常常抚摸着牛娃的头发，望着草棚外灰蒙蒙的天，给牛娃讲穷人要翻身，必须跟毛主席干革命的道理；讲游击队打鬼子、揍汉奸的故事。牛娃听了，眼睛里射出明亮的光，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有好几次，牛娃抱着长松叔的腰，要求参加游击队、打鬼子。长松大叔总是对他说：“你还小，不过，以后一定有你的事干！”后来，牛娃就协助长松大叔贴标语，撒传单。有一次，他竟把抗日标语，巧妙地贴在鬼子的据点里。

一天深夜，牛娃朦朦胧胧地听到，有一个人蹲在草棚里和长松大叔喳喳话儿，牛娃侧着耳朵才听清了几句。只听那人说：“……最近几天，平台山据点的鬼子增加了岗哨，离铁丝网还老远的行人，都要拖进去

搜查、盘问。”长松大叔说：“为了避免引起敌人对你的怀疑，你还是不出据点好。你要抓紧一切机会把情况搞实。等派人去把情报取出来。可是派谁去合适呢？……”牛娃听到这里，心里直跳。“长松叔，把任务交给我吧！”这话，从牛娃的心口窝里蹦到了嗓子眼，却没有说出来。他往前轻轻地挪了挪身子，屏住呼吸，想听听到底派谁去？可是，再啥也听不清楚了！牛娃躺不住了，他干么还要躺着呢！牛娃一个骨碌爬起来，激动地对长松大叔说：“大叔，把任务交给我吧！”长松大叔一下子把牛娃搂在怀里，那个人也握紧了牛娃的手。借着微弱的灯光，牛娃看到和长松叔说话的这个叔叔粗眉毛，大眼睛，嘴巴上黑糊糊的胡子茬，嘴角旁还有颗黑痣。停了好久，长松叔才说：“好，交代任务，限你三天时间钓一个鳖。”

“钓鳖？”牛娃一听，“傻”了眼。

“对，钓一只鳖！”那叔叔望着牛娃说。

牛娃觉得受了委屈：“你寻思人家就会摸鱼捉鳖吗？”

“这鳖用处大着哩！”长松叔说。

牛娃见长松叔说得认真，便说：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“这精灵鬼！”那叔叔在牛娃肩上重重拍了一把掌。……

这是一个秋天的下午，牛娃放了一会牛，便跳进河龙湾摸了十多条鱼，还钓了一只鳖。他钻进茂密的树林子，用一根大山草把鱼串起来，藏在一棵老杨树洞里。心想：等叫长松叔带给游击队叔叔吃，吃了好有劲打鬼子。他用麻绳把鳖拴在树枝上，不让它跑了。长松叔说，这鳖用处大着哩！

突然，长松叔来到了树林子，出现在他面前。长松叔瞅了瞅四外没有人，便严肃地对牛娃说：“游击队决定拿下平台山的炮楼。现在需要你到鬼子据点里取一份情报。敌人内部有一个伙伙，那是我们自己人。就是那天晚上到咱草棚里的那个同志。去到后，就跟他联系。”

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牛娃“腾”地站起来，坚决地说。

长松大叔把嘴贴在了牛娃的耳朵旁：“……”

这时，一个汉奸，一个日本鬼子，背着枪，拿着钓鱼杆，来到了河龙湾，钓起鱼来。显然，这是从平台山下下来的。

长松叔对牛娃千叮咛万嘱咐了一阵，最后说：“这份情报很重要，宁可掉脑袋也要把它保住。天傍黑，我就来这儿找你。我在这儿拿到情报，送给游击队，游击队根据情报进行战斗部署。在树林里遇到情况，我会掩护你的。”长松叔说着，递给牛娃一支鞭子。这

支鞭子的鞭杆从外表看是光秃秃的，滑溜溜的，硬梆梆的，鞭杆的里面却有秘密。原来，在鞭杆的一端挖了一个小孔，小孔里面结结实实地塞满了木渣渣。把鞭杆往泥地上戳戳，啥人也看不出这还是一根“特制的鞭杆”哩！

太阳只剩下两杆子高矮了，树木的影子越拉越长。牛娃提着鳖，用鞭子赶着牛，顺着树空子，向平台山走去。长松叔望着牛娃的背影，轻轻地地点了点头。

牛娃走到平台山的半山坡，离铁丝网还有二三十步远，一个胖头大嘴鼓鼓眼的伪军从岗楼里走出来，老远就咋呼开了。

牛娃瞅了瞅山顶上的炮楼，抡起鞭子，使劲一甩，“叭叭！”清脆的鞭声震得山响。鞭声传进炮楼，传进伙房。

那个伪军走到牛娃跟前，用枪拦住牛娃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没看见放牛嘛！”牛娃没好气地说。顺便把那只鳖用麻绳紧紧地拴在鞭杆上。他抬头瞅了那伪军一眼，心里说：“看你那个丑样，真象河龙湾里的大蛤蟆。”

“大蛤蟆”发现了拴在鞭杆上的鳖，蛤蟆眼鼓得更

高了。他把枪收回去，缩巴缩巴袖子，猛地一下，连鞭子带鳖一块夺了去。

“你他妈的是兔子叫门——送肉来了！”蛤蟆把鳖抢在手里，就象狐狸捉了一只鸡一样的高兴。他兜着个屁股跑进铁丝网内，准备到日本小队长面前报功领赏。

牛娃追到铁丝网前，跺着脚直喊：“还我的鳖呀！还我的鳖呀！”

日本小队长黑鳖一听到鞭声响，就从炮楼里走出来，喝问道：“什么的干活？”

蛤蟆急忙跑到黑鳖跟前，谄媚地说：“队长，那小孩给你送鳖来了，你大大的有福啊！”日本小队长一见鳖，三角眼眯成了一条缝，鼻尖上都是笑窝窝。忽然，他把三角眼一瞪，“嘿嘿”冷笑了两声，命令蛤蟆把牛娃带到他跟前。

蛤蟆走出铁丝网，向牛娃吼道：“滚进来！”牛娃心里可高兴了。狠心的鬼子们，你们上钩了！等我把情报取出来交给长松大叔，你们就全完蛋了！牛娃可真想着赶快进去，把情报取出来呀！但，他还是把脚一跺，喊道：“叫我进去干啥呀？还我的鳖好了！”

蛤蟆扯着牛娃的胳膊，连拖带拉，来到黑鳖跟前。牛娃看见黑鳖，恨不能上去咬他几口，把黑鳖的

舌头撕下来，在地上跺几脚才解恨哩！黑鳖在牛娃身上打量了一遍，向牛娃狡猾地笑笑，问道：“小孩，你的实说，到这儿放牛的干活？”

牛娃假装不懂黑鳖的话，直愣愣地停在那儿不说话。

蛤蟆把眼一瞪：“问你为啥到这儿放牛？”

“这儿草多嘛！我爱来放，你管得着吗！”牛娃狠狠地瞪了蛤蟆一眼。

黑鳖理了理八字胡，又问：“小孩，你捉鳖的干啥？”

“是捉给我奶奶治病用的呀！”牛娃把眼一眨巴，不慌不忙地说。

黑鳖扔掉了手中的烟头，指了指山下的赵山庄，问：“小孩，那里土八路的有？”

牛娃那黑眼珠一滚动，说道：“有呀！”

“有？”黑鳖高兴了，一双三角眼直直地盯着牛娃的脸，好象要从牛娃脸上发现什么秘密似的。他往牛娃身边靠了靠：“小孩，你的大大的好！你的告诉我，土八路哪家的有？”

牛娃不说话，光愣愣地看着黑鳖的脸。

黑鳖的脸变紫了。他用鹰一般的爪子拈住了牛娃的脖子，狼一般地吼叫着：“你的八路探子的！我统统

地知道！”

“我家那有八个坛子呀？只有两个。那个小的，我还用它盛过鳖呢！”牛娃用手比划着坛子的大小。

“嗯！”黑鳖气急败坏地把牛娃往后一推：“你的八路探子，狡猾狡猾的！”

牛娃被黑鳖推在地下，跌得屁股可真疼呀！心里骂着：“王八蛋！看游击队叔叔不来收拾你们！”他爬起来，“呸”地一声，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。

黑鳖命令大蛤蟆：“你给我搜的干活！”

蛤蟆把鞭子递给黑鳖，在牛娃身上搜了个遍，啥也没有搜出来。

这时候，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黑鳖面前。牛娃一看那人，高兴得差点叫出来。这人嘴角上有一颗黑痣，这不就是那天到草棚去的那个叔叔吗？这就是出来和牛娃接头的伙伙啊！牛娃心里想：伙伙叔叔，快，快把鞭杆要去吧，可急死人啦！

伙伙叔叔好象根本不着急，他只看了牛娃一眼，再也没理牛娃！他走到黑鳖面前，说道：“队长，那两个钓鱼的还没有回来，好做晚饭了。”黑鳖没有答腔，把鞭子交给蛤蟆：“统统地检查！”蛤蟆那里敢用手动那个鳖呀！他把鞭子递给伙伙：“检查检查！”伙伙用手把鳖嘴扒开，送到黑鳖眼前。蛤蟆把鞭绳全破开了，啥

也没有。狗东西却没有注意那根鞭杆，他根本不会想到，秘密就在那根硬梆梆的鞭杆里。黑鳖见没搜出什么，便对伙伙说道：“鳖的米希米希的有！”

牛娃可真高兴啊！鞭杆终于落到了伙伙手里了！牛娃见伙伙拿着鞭杆往伙房里走去，忽然觉得老实实在那儿站着不对。于是，他跑上去，一下子扯住了伙伙的胳膊，蹦着高，直喊直喊：“这鳖是捉给我奶奶治病用的呀！不能抢我的鳖呀！”那伙伙把牛娃一推：“去你的！”拿着挑着鳖的鞭杆，来到了伙房。伙伙迅速地把鞭杆的一端用小刀三挑两挑，挑出一些碎木渣渣。嘿！发现一个筷子粗细的、有一寸深的小孔。他把一张很小的纸条卷成一个小纸捻，藏进小孔里，又把那些碎木渣渣用小刀捅进去，塞平了那小孔，然后在泥地上一戳，啥人也看不出破绽来了。

伙伙拿着鞭杆走出来，只见蛤蟆接受了命令，回到了炮楼。看意思，黑鳖已不怀疑牛娃是什么八路探子了。他满脸堆着奸笑，凑到牛娃跟前，弓着腰问道：“小孩，你捉鳖的真会？”

“当然会了。这只鳖就是我在河龙湾捉的嘛！它可咬人了！”

“小孩，你的大大的好！你给我捉鳖、捉鱼，多多的！大大的！”

“你要把这只鳖给我呀！我明天一定给你捉个大的！”

黑鳖好不容易得了这只鳖，哪肯丢了？见牛娃硬要硬要，脸上便露出了凶气，吼道：“明天的捉鳖，统统地送来！送不来，死了死了的！”然后向牛娃把手一挥：“快快地走！”

伙伙急忙走过来，把鞭杆往牛娃脚下一扔：“给你的臭棍子！”牛娃刚要伸手去捡鞭杆，一只大皮鞋伸过来，把鞭杆踩住了。牛娃心里腾地一跳：坏了，信就在这里面呀！

前些日子，黑鳖进赵山庄扫荡了几次，被游击队叔叔打怕了，成天躲在鳖窝里不敢出来。风吹进个树叶去，他都要捡起来检查检查，看看是不是飞进了传单？他为了确保自己的狗命安全，又想出了一条恶毒的办法：凡是抓进铁丝网搜查的人，要把他们身上带的东西，一概留下，不准带走。他想：这样既能断绝泄漏秘密的机会，又可掠取更多的财物。你看，黑鳖有多狠毒啊！

黑鳖弯腰拾起棍子看了看，棍子光光的，滑滑的。黑鳖根本不会想到，情报会塞进木头里！但是，他却把鞭杆交给伙伙，吼道：“烧了烧了的有！”牛娃一听，一颗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牛娃心里埋怨起自

己来了：牛娃啊牛娃！谁叫你先头不赶快把鞭杆捡起来，向山下一扔，说道：“我要这破棍子干啥？”不就没事了！唉，现在可倒好！看你怎么办？牛娃盯着伙伙手中的鞭杆，心里象揣了个小兔羔子，硬跳硬跳。怎么办？他忽然发现正在铁丝网外大口吃草的牛，便喊了起来：“烧了鞭杆，我用啥赶牛啊！”一边喊着，一边去夺那根鞭杆。伙伙和牛娃一人把着鞭杆的一头，“夺”了起来。伙伙一下子把鞭杆夺过去，“恼怒”地往膝盖上一按，“喀嚓”一声，鞭杆断了两截，接着把断了的鞭杆往牛娃脚下一扔：“你再夺！”黑鳖一看那鞭杆被伙伙折断了，象发了酒疯似地狂笑起来。牛娃看着断在脚下的两截鞭杆，心里想：“这会可别叫王八蛋捡去呀！”便赶紧抓起地上的两截鞭杆，生气似地往山下一扔，说：“鞭杆断了咋赶牛啊！还我的鳖好了！”黑鳖一听，牛娃又要鳖，被激怒了，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快快地走！不走，我的枪毙！”

牛娃一边嘴里嘟念着，一边慢腾腾地走出了铁丝网。他牵起正在吃草的牛，走到山脚下，又把那断了两截的鞭杆捡了起来，用大拇指头摸摸鞭杆的一端，便高兴地向河龙湾岸上的树林子里走去。

牛娃走进密密的树丛，把牛栓在树墩上，一屁股坐在那颗老杨树下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情报啊，可把

你取出来了！牛娃又把藏情报的那个小孔看了看，塞木渣渣的地方仍是结结实实的，一点也没有掉出来。他立即把木渣渣抠出一些，把半截鞭杆在石头上磕巴几下，当牛娃把那细细的、短短的小纸捻从鞭杆的小孔里取出来时，他是多么高兴啊！牛娃把情报紧紧地贴在心口窝上，心里激动得直跳直跳。

啊呀！不好！牛娃忽然发现有两个人在他前面十几步远的树空里闪了出来。这正是先头看见过的那两个坏蛋。一个鬼子，一个伪军，钓了半天，只钓了两条没丁点的小鱼。他们恐怕回据点挨黑鳖的耳光，想抓一个人替他们钓，便在树林子里找起人来。他们发现了牛娃。这可糟了！情报还在手里捏着呀！牛娃啊牛娃，你这是咋搞的呀？跑吧？不行！一跑，敌人要怀疑的呀！赶快把情报藏进树洞里吧？不行！敌人一下子就发现了！装进衣袋里？对，装进衣袋里。牛娃把捏着情报的手伸进了衣袋。敌人逼近了。不好，要是他们过来搜查咋办呀？塞进嘴里吞了它？傻瓜，吞了它，咋再拿出来呀？一个个想法，在牛娃的脑子里闪电般地过去。牛娃头上出汗了。“小孩，你什么的干活？”那个鬼子叫了起来。牛娃左瞅瞅，右瞅瞅，忽然，他又看到了树上的喜鹊窝，一个想法在他脑子里闪过，“蹭”地一下爬上了树。

这时，长松大叔已经来到了树林子。他老远就发现牛娃上了树。两个坏蛋窜到树前。伪军一下子抓住了牛娃的一只脚，牛娃用力一蹬，“哎哟”一声，狗东西的手指被牛娃蹬疼了。长松大叔看到这情景，一切都明白了。他想：一定得保护牛娃脱身，藏好情报。现在，要把敌人引向自己这边！于是，他躲在一棵树后，从地上捡起两个拳头大小的石头，“嗖嗖”两下，朝着两个坏蛋扔过去。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鬼子的脚上，那鬼子惊叫一声，抱着脚，满地转起了圈。那汉奸一回头，第二块石头飞到了他眼前。他一下子发现了长松叔闪进了一棵树后，便叫了起来：“有人，土八路！”这两个坏蛋，立即趴在地上，端着枪，朝着那棵树爬过去。

趁这时，牛娃“蹭蹭”地爬上树顶。嘻，喜鹊窝里有四个喜鹊蛋。牛娃把小纸捻从衣袋里掏出来，放在喜鹊窝里，用一个蛋压着，又把那三个蛋装进了自己的衣袋。

不一会儿，两个坏蛋又骂咧咧地滚回来了。他们没有找到长松叔。

“下来！”那个伪军朝树上的牛娃叫了起来。

下去就下去，牛娃想，反正情报你是搜不去了。便从树上溜下来。

“你他妈的上树干啥？”

牛娃从衣袋里掏出三个喜鹊蛋。

狗东西们伸着鞭杆脖子，直瞅树上那喜鹊窝。这时，“嗖”地刮来一阵风，树叶沙沙直响，“哗！”又一阵大的，刮得喜鹊窝摇晃了起来。呀，千万可别把情报刮出来呀！

“小孩，八路的看见？”鬼子揪着牛娃的耳朵问。

牛娃一摇头，直觉得耳朵火辣辣的疼。

“搜！”狗东西们在牛娃身上乱搜了起来。把三个喜鹊蛋抢了去，又从树洞里把那串鱼也搜了去。最后，在树林里乱窜了一会，便滚蛋了。

当树林里一切都静了以后，牛娃才悄悄地爬上树去，取出情报。牛娃从树上溜到半腰，觉着有两只大手把他接住了。他吓了一跳，转身一看，原来是长松大叔。牛娃急忙把情报交给了长松大叔。长松大叔直夸牛娃，说他任务完成得很好。长松叔还告诉他，今天下半夜，游击队和民兵就要把平台山的乌龟王八蛋一窝端。牛娃听了，喜得咧开了那厚厚的嘴唇，笑了。

（题头画：薛正安）



锁子和二妞

烟台 郝鉴

五龙山下一个五龙庄，锁子就住在五龙庄里。

锁子今年十三岁了。他长得敦实粗壮，圆圆的脸上，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眨着，显得又机灵又有精神。

锁子爸爸是咱们游击队队长，不常在家里住。妈妈是地下交通员，被敌人抓去杀害了。现在家中只剩下锁子和八岁的妹妹二妞。妈妈死后，跑交通送信的任务，就由锁子和二妞承担起来。

锁子可喜欢妹妹了。她扎着一对羊犄角似的小辫，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，高兴起来两腮就显出深深的酒窝。每回上山割草，锁子总要把妹妹带在身边。割完草后，他就漫山遍野地给妹妹找来野山梨、小毛桃、山葡萄，让妹妹吃。

二妞也很懂事。当哥哥割草的时候，她就帮着划拉草。等哥哥摘来好吃的东西，她总是让哥哥先吃。哥哥不吃，她也不吃。每一次两个人都要推让上半

天，然后一块吃。

一天下午，锁子又和二妞来到五龙山上。他们在一条山沟里割起草来。

嚓嚓嚓，锁子把镰刀抡得飞快，一片片高高的青草在他镰刀下倒下。

锁子一边割，二妞就一边划拉成堆。割着割着，二妞不见了。

锁子着急地喊起来：“二妞！”

没有回答！

山谷里隐约传来锁子的回音。

“二妞！”锁子把两手凑在嘴上，卷成一个筒，用力喊着。

突然响起一串清脆的笑声，就象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一样。

“哥哥！你来找我吧！”

“这个精二妞！原来是藏起来了。”

锁子顺着声音轻手轻脚地走上前去。

哟！面前是个草坑，二妞正蹲在草坑里呢。

二妞看见哥哥找着了，她，拍手笑着说：“哥哥，这个坑里的草真厚，你快割吧！”

锁子跳到坑里一看，可不是。他就挥起镰刀，嚓嚓地割起草来。

太阳偏西时，锁子已经割了好大一堆草了。

锁子放下镰刀擦了擦汗，准备把草捆起来。

“叭哟”“叭哟”，“哒哒哒”，山那坡传来一阵枪声。

锁子抬头看去，山那坡急急忙忙跑上一个人来。只见他回身朝后打了几枪，刚要拔腿跑下山梁，忽然一个踉跄，骨骨碌碌地滚下山来。

锁子急忙跑上前去一看，“啊，是王叔叔！”他是游击队的交通员，常常到锁子家，给锁子讲过好些打鬼子的故事。

锁子抬头朝山上望去，山顶上出现了一群敌人，他们象恶狼一样在东一头西一头地乱窜。

锁子急坏了。他抱着王叔叔的头摇晃着：“王叔叔，你醒醒！王叔叔，你醒醒！”

王叔叔困难地睁开眼，见是锁子，从身上拿出一个油布包，递在锁子手里：“锁子，好孩子，这是重要文件，快，拿上，快跑！”说完，一阵剧痛，又昏了过去。

这时二妞也跑了过来，她一看躺在地上的王叔叔，惊叫了一声：“血！”

锁子顺着二妞的手看去，王叔叔的右腿上顺着裤脚流出鲜红的血来。王叔叔负伤了！锁子赶忙从身上

脱下小褂，嗤嗤撕开，和二妞一起给王叔叔包扎起来。

山沟头上传来了敌人凶狠的叫喊声：“快，可能顺着这条山沟跑了，快追！”

糟糕，敌人下沟来了！锁子看着昏迷不醒的王叔叔，心里象有一把刀子在搅。

难道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把王叔叔抓走吗？不！绝不能！

可怎么办呢？

那边山沟里倒有个山洞，还是锁子割草时发现的。这个洞只有他和二妞知道，可是现在来不及了。敌人已经进了沟，那边已经响起石头的滚动声了。

锁子，锁子，你快拿主意，怎么办呢？

沟那边石头滚动的声音越来越近，锁子两手攥出了汗水。

锁子看看二妞，二妞也在紧张地看着他。两只大眼睛瞪得溜圆，好象在催促他：“哥哥，快想办法，要不敌人就来了！”

锁子看了看四周，没有好藏人的地方。这时只听二妞小声说：“刚才不割坑里的草就好了，咱们可以把王叔叔藏在坑里！”

“坑！”锁子被二妞一提醒，朝坑那边看去，他看

到了自己刚割下的一大堆青草。锁子眼睛一亮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中出现。他把油布包递在二妞手里，指着一块大石头说：“快！二妞，藏那底下！”

说着，锁子低下身一用劲，也不知哪里来的这么大力气，一把抱起了王叔叔，快步走到青草堆放下，又把一抱抱的青草盖在王叔叔身上。

二妞藏好了油布包，也急忙跑过来帮哥哥抱草。

一切收拾妥当了。锁子看了看草坑，盖平了，远处看只是个小草堆，没有一点痕迹。

山沟里传来了敌人杂乱的脚步声。

锁子压低声音对二妞说：“二妞，杀头也不能说，啊！”

二妞懂事地点了点头。

锁子深深喘了几口气，拿起镰刀又割起草来。

刚刚割了几把草，四五十个鬼子、伪军拥到了锁子跟前。

“嗯，小孩，你的，过来！”一个鬼子官招呼锁子说。

锁子停住手中的镰刀，直起腰来。他抬起头来看着这个家伙，哟，真是怪物：你看他胖得象只老母猪，眼又细又小，象刀子割了一下似的，一说话露出两个又大又黄的大门牙，就象锁子玩的蝈蝈一样。

看到鬼子，锁子的满腔怒火立即燃烧起来。就是这些狗东西杀害了妈妈呀！但他抑制住了自己的愤怒，装作什么不懂的样子，在看着敌人。

“他妈的，你聋吗？”“啪”地一声，一个塌鼻子汉奸跳过来打了锁子一个嘴巴，扯着锁子的胳膊，把锁子拖到鬼子官跟前。

“哥哥！”二妞看哥哥挨了打，跑过来扑到锁子身上，用身体挡住了锁子。

锁子摸了一下被打得火辣辣的脸，一股子火窜到头顶，他真想一镰刀把这个家伙砍死！但是现在不能，因为身后的青草堆里还有王叔叔呢。他冲着塌鼻子伪军大声嚷起来：“你凭什么打人？你凭什么打人？”

“他妈的！我凭什么打人？”塌鼻子汉奸缩起袖子又凑上来，“这还是轻的呢！”说完他又要动手打，那个鬼子官制止了他。

“嗯，小孩，”鬼子官走近锁子和二妞，“你们的说，看没看见从这里跑过一个人？”

锁子心里暗骂道：狗东西，你想找王叔叔，死了那份心吧！我看见了，还藏起来了，可就是不告诉你！他故意抬头朝汉奸瞅了瞅，意思是说：他说的什么呀？

塌鼻子汉奸骂起来：“他妈的，别装蒜。太君问

你，有没有看见一个人打这里跑过？”

锁子反问说：“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”

“是个拿枪的人。”

“是不是个穿着白褂子，黑裤子的人？”

“嗯，对对对。你的快说，他的哪里去了？”敌人都凑上来等锁子回答。

二妞听哥哥说完，可急坏了。她不明白哥哥为什么要承认看到过王叔叔。她两眼直瞪瞪地看着哥哥的脸。

那个鬼子官从兜里掏出一把糖，递到二妞面前：

“啊，说出来，糖的米希米希。”

“呸！谁要你的臭糖！”锁子心里骂着。他看了二妞一眼，其实不用看，二妞也知道该怎么办。她知道鬼子没安好心，给糖吃是假，想抓王叔叔才是真！她把头朝旁边一扭：“我不要！”

“快，他妈的，你说那个人上哪去了？”塌鼻子汉奸等得不耐烦了。

“刚刚往那儿跑了！”锁子抬起手来，指着山脚下的一条小路说。

“嗯，八格牙鲁！你的撒谎的干活！”鬼子官脸色变了，他怪叫了一声，唰地抽出了大洋刀，架在锁子脖子上，“死啦死啦的有！”



“哇”地一声，二妞哭了。

锁子用手推了推二妞，“别哭！”他知道鬼子这是在吓唬他。王叔叔就在身后的青草堆里，你知道我撒谎为什么不去抓呢？

哼，你看错了人，我才不怕你这一套呢！

锁子面不改色地回答说：“你们不信就拉倒！反正是朝那边跑了！”说完，他又用手一指山脚下的那条小路。

“你的”，鬼子官收回大洋刀，一把从锁子怀里拽出二妞，“说，那个人哪里去了？”

二妞刚才并不是怕鬼子，她是替哥哥担心呐！现在见鬼子问她，她便擦了擦眼泪，用手一指山脚下的小路：“是朝那边跑了嘛！”

鬼子官看了看四周，除了一堆刚割下的青草，再没有别的。他把大洋刀朝那条小路上一指：“快快的，追！”

鬼子、伪军象一群屎克螂一样，朝锁子指的小路上跑去。

等敌人走远了，锁子和二妞急忙把草扒开。只见王叔叔仍然昏迷不醒。锁子怕敌人追不着王叔叔再回来搜查，急忙让二妞帮着，把王叔叔背在身上，又叫二妞从大石头下取出油布包，一步步朝山上爬去。

转过一个小山坡，来到一个长满刺槐的山沟里，锁子把王叔叔放下，在一丛青草里和二妞搬开几块大石头，露出一个洞口，便把王叔叔背进了山洞。

从外面看，这个山洞并不大。象锁子这么大的个子，进去还得弯着腰。可是越往里走越宽敞，最里头足有两间房屋那么大。

锁子把王叔叔靠在石壁上，让他倚着石壁坐着。

二妞趴在王叔叔身边，轻轻叫着：“王叔叔，王叔叔！”

王叔叔睁开了眼睛，问锁子说：“敌人哪？”

“滚了！”

“那包文件呢？”

“在这儿。”二妞把油布包举在王叔叔眼前。

王叔叔看了一眼，嘴角上露出一丝笑容，又疲乏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应该让王叔叔躺着歇歇。”锁子和二妞商议着。二人走出山洞，拾回一大些干草树枝，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，搭了个草铺。慢慢把王叔叔扶在草铺上躺好，又出去把洞门口用石头堵上，这才一边一个守着王叔叔坐下来。

过了好大一会，王叔叔才慢慢地苏醒过来。他对锁子说：“锁子，有人来联系就说我回来了。”

锁子点了点头，接着又问：“王叔叔，还有什么事？”

王叔叔闭上眼睛歇了一会，又慢慢地对锁子说：“锁子，你能给我弄点水来喝吗？”

锁子心里暗暗骂起自己来：傻锁子，这个事怎么没想到呢？他早就听说受过伤的人容易口干。自己该早早想到才是，干嘛还要等王叔叔自己说出来呢？他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“对！回家烧些米汤来！”

王叔叔听说锁子要回家烧米汤，赶忙阻止说：“不行，锁子！现在敌人肯定住在村子里，你回家太危险。弄点泉水喝喝就行了。”

“受伤的人怎么能喝凉泉水呢？”锁子想着，不！一定要回家去一趟。锁子对王叔叔说：“我去找点泉水来。”说完又悄悄捅了二妞一把。二妞会意地站起来，“哥哥，我跟你把洞口堵上。”说着二人一起向山洞外走去。

出了山洞，堵好洞口，兄妹两人就急忙朝村子跑去。

进了村，回到了家，锁子急忙添水烧火，等二妞淘好米后，他就猛烧起来。不一会，米汤就烧好了。

两人把米汤装进一个小泥罐里，放在篓子里盛好，又放上一些干粮，用一块布把篓子盖好，就要往

外走。

刚要迈步，锁子又站住了。

二妞催他说：“哥哥，快走啊！”

“等等，咱们想想怎么出村。”

二妞被提醒了。

“是呀，刚才进村时鬼子哨兵还盘问了半天，现在想出村就更不容易了。”她看看哥哥，锁子正皱着眉头在想。她也想起来。

锁子皱眉一想，笑了，二妞也跟着笑了。她知道哥哥这是想出办法来了。

果然，锁子对二妞讲了刚才想出的办法。二妞听完后，高兴地跳起来，连声夸奖哥哥说：“哥哥，你真行，这个办法太好了！”

锁子被妹妹夸得不好意思了。他故意板起脸来说：“别闹了！”其实他心里也高兴着哪！

兄妹两个走到院子里抓了一只老母鸡。于是，锁子挎着篮子，二妞抱着只老母鸡朝村外走去。

“干什么的？站住！”

锁子和二妞走到村口，被敌人拦住了。

锁子、二妞放眼看去，面前站着—个鬼子—个伪军，黑洞洞的枪口正指着他们。

“走亲戚去！”锁子用手拍了拍篮子，又指了指二

妞怀里的老母鸡。“我姥姥病了，托人捎信让俺去看她。”

“那有这么晚走亲戚的？”那个伪军问，显然敌人不相信。

二妞说：“俺刚刚接到信嘛！”

“你到哪个村去？”

“不远，陈家庄，过了河就是。”锁子回答说。

怕敌人不相信，二妞又赘上一句：“一会功夫就到了，让我们过去吧。”

“不行的！今天统统的不准出村！”那个鬼子一边板着脸说，一边却盯着二妞手里的老母鸡。

锁子看了二妞一眼，二妞哭起来：

“我要看姥姥！我要看姥姥！”

一边哭着，把手一松，老母鸡掉在地上。它扑拉扑拉翅膀，朝路旁庄稼地飞去。

那个鬼子一看，急忙去追鸡。他从左边撵，鸡往右边跑；他从右边截，鸡上左边飞，总也抓不着。鬼子累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。他招了招手，让伪军和他一起抓鸡。

趁这个空，锁子和二妞出了村。

好高兴啊，锁子觉着自己的心都要飞起来。他一手挎着篮子，一手拉着二妞，快步向五龙山走去。

天越来越黑了。锁子抬头看了看天空，满天星斗都在对他眨着眼睛，好象在朝他笑哪！

“哥哥”，二妞说话了，“王叔叔准等急了把？”

“嗯”，锁子一边走着一边说：“王叔叔还以为咱们给他找泉水呢，没想到咱们送来的是热——米——汤！”

二妞听哥哥这么一说，乐得咯咯地笑起来。

两人加快脚步向前走着，快要走到白天割草的那个山沟了。这时从一棵大树后传来一声粗野蛮横地发问：

“站住，干什么的？”这声音在黑夜里是那么森人。

“不好！”锁子打了个冷战。仔细一看，树影里跳出几个人来，原来是敌人的潜伏哨。

来不及多想了，锁子拉着二妞掉头朝另一条小路上跑去。

“站住！”敌人嚎叫着，象恶狼一样朝锁子和二妞追来。

跑啊，快快跑啊，锁子拉着二妞拼命地跑。本来他是出了名的飞毛腿，在村里的小伙伴中谁也跑不过他，可是现在他一只手挎着篮子，另一只手还要拉着二妞，这样就跑不快了。现在仗着山道儿熟，还没被敌人追上。

但，转过一个小山嘴，来到一条小草沟前时，背后敌人的脚步声就越来越近了。

难道就这样让敌人抓住？这时，锁子脑子里闪过王叔叔因流血过多变得蜡黄的脸，干得发裂的嘴唇。不能，一定要把米汤和干粮送给王叔叔！想到这里，锁子把篓子朝二妞手里一塞，伸手又把二妞按在草沟里，自己撒腿向前跑去。

“哗啦啦”，“哗啦啦”，锁子把石子踢得直响，好象在告诉敌人，“我在这里，来追吧！”

咚咚咚咚，二妞头顶上响起敌人的脚步声。又渐渐地远去了。

“呼呼呼”，一阵枪声响起。

不好！敌人开枪了！

“呼呼呼呼”，又是一阵激烈的枪声。接着就再没有一点声音，到处象死一般的沉静。

“哥哥！”二妞预感到发生了不幸的事情，眼泪喇喇地流下来。

哭着，哭着，二妞不哭了。她想起山洞里的王叔叔，王叔叔还在等水喝呢。她擦干了泪水，抬头看了看四周，挎起篓子朝山洞走去。

山洞里，王叔叔正倚着石壁坐着，他见二妞走进来，急忙问：“二妞，哪儿打枪？”

二妞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她从篓子里拿出小泥罐。罐子里只剩下半罐米汤了。她慢慢递给王叔叔：“王叔叔，给，快喝吧。”

王叔叔接过罐子喝了一口，是米汤，还温乎乎的，他知道兄妹二人是回村来，不由得心里一阵滚热。

“二妞，村子里有敌人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们是怎么出来的？”

“我们……”二妞想起了哥哥，没有讲下去。她转了话题，指着罐子说：“王叔叔，快喝吧。”

王叔叔听出二妞的话味不对，他看了看洞外，不见锁子进来，联想起刚才的枪声，王叔叔心中一紧，“莫非锁子他……”王叔叔不敢再想下去了，他赶忙问二妞，“二妞，哥哥呢？”

“哥哥，他……”，一提到哥哥，二妞再也忍不住了，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
王叔叔明白了。他两眼喷射着怒火，猛地站起身来，拔枪就要往外走。忽然觉着一阵头晕，又一头栽倒在地上。

二妞一把抱住王叔叔，哭着喊：“王叔叔！王叔叔！”说着，又拿过米汤罐，放到王叔叔嘴边，“王叔叔，喝口米汤吧。”

王叔叔一把搂住二妞，大颗泪珠从他脸上滚下来。

“通通通，洞口传来搬动石头的声音。”

“难道是敌人发现洞口了？”王叔叔警觉起来，他把二妞推到石壁边，自己拔枪向外爬去。二妞也学着王叔叔的样，拿起一块大石头，悄悄向洞口走去。

“哗啦啦！”洞口被打开了。王叔叔举枪对准洞口，忽然听到了熟悉的喊声：

“王叔叔！王叔叔！”

“是锁子！”王叔叔心里一喜，把枪放下。

“哥哥！”二妞扔下石头，飞快地跑向洞口。

锁子身背钢枪，头戴钢盔，领着几个人进了洞。

二妞一看，愣住了。

“哈哈”，锁子身后的一个人大笑起来，震得山洞嗡嗡直响。“二妞，怎么不敢认哥哥了？”

二妞听出来了，这是爸爸的声音。

“爸爸！”二妞扑到爸爸怀里。

爸爸抱起二妞，走到王叔叔跟前坐下，询问着王叔叔的伤势。

王叔叔把白天发生的事说了一遍。

爸爸说：“今天你没按时回队，我们就估计可能是出了问题。后来听说鬼子下午在五龙山搜了一下午

山，我们就来找你。找了半天也没找到。正好碰上敌人追锁子，就让我们拾掇了。”说到这里，爸爸问二妞说：“二妞，刚才为哥哥担心了吧？”

二妞看着哥哥，高兴地笑了，脸上还挂着那亮晶晶的泪珠呢！

（插图：王德力、薛正安）



兄 妹 俩

海 阳 孙 毅
 张 凤 敏

在解放战争时期，王庄有一对小兄妹。哥哥叫小民，十四岁，圆圆的脸，浓浓的眉，一双明亮闪动的眼睛，总象在思索着什么；妹妹叫小嫚，也十岁了，长得和哥哥一般模样，乌黑的眼睛里，透着一股天真气儿。

这对可爱的小兄妹，村里的贫苦人，谁不说好啊！他俩又站岗，又放哨，还给老奶奶送水，给老爷爷洗衣裳。可是，村里的人都说他们可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爸爸妈妈了。

妈妈在小民只有五岁，小嫚还不满周岁的时候，就叫地主“刘善人”逼死了。爹爹是在去年冬天一个夜里，被坏人暗害了。凶手是谁？不知道。组织上一直在调查这件事。反正那凶手是个坏透了的家

伙，他恨共产党，恨农会。因为小民的爹是共产党员，是农救会长。

小兄妹俩记下了这笔血债，他们象大人一样，咬着牙说：“国民党反动派，你跑不了，总有一天我们要和你算账！”

民兵指导员王伯伯，领着乡亲们，把小民爹安葬在村南边路旁的高坡上。小兄妹在爹爹的墓前，栽下了两棵小松树。

打这以后，小兄妹就住在王伯伯家里。王伯伯抚养他们，教育他们，嘱咐他们长大要象爹爹一样，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。

小兄妹没有辜负长辈的期望。他们就象小松树一样在成长。兄妹俩都是儿童团员了，他们虽然年龄小，却在做着大事情。

顺着王庄村南这条路，往东走不远就是区武委会，往西走远点儿，可就是敌占区了。王庄在敌我交界的地方，是一个重要关口。兄妹俩就被派在这儿站岗，岗位就在烈士墓前。

这天下午，小嫚和儿童团员们在柳林子那儿学文化。路边小松树下，小民挺着胸脯，向四处看着。哎，西边过来两个人！小民迎上前去，仔细地查看路条。噢，原来是西海军区的叔叔，要到区委会去。小民马

上把柳林子里的妹妹叫来站岗，自己去给叔叔带路。

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小民从区上回来。一见面，小嫚就说：“哥！真叫人着急啊，你见到上区委的人啦？”

小民说：“我去送的叔叔嘛，怎说见不到？叔叔还抱我哪！”

“不，不是啊，”妹妹急乎乎地说：“不是那两个叔叔，我是说刚过去的一个，脸腮上有块儿大黑皮，拿着西海区的路条，说有急事要上区委会。”

“区委会？”小民看着那条通往区委会的山路，寻思起来：上区委会的路，就这一条，为什么我没碰上那个人？

一串串问号，在小民脑子里活动着，小民的两条黑眉毛扯到一块儿了。

小嫚见哥哥这样儿，知道事儿不大好了，心突突地跳起来。

小民向来很亲妹妹，因为妹妹很听话。特别是参加儿童团以后，妹妹就象一下子长大了几岁，成天价又学识字又站岗，还跟哥哥抢活儿干。小民呢，总觉得自己是哥哥，处处象小大人一样护着妹妹。可是今天，唉！妹妹竟放走了一个可疑的人。小民冷着脸儿对小嫚说：“哼！还当儿童团员哪，连个岗都把不住。”

小嫚受到责备，心里头更紧张了，小脸儿涨得通

红。小嫚一边看着小民的脸，一边说：“哥，咱们快去追吧！？”

“追，上哪儿追？那么大个山，天也黑了……嗨，真是！”小民一屁股坐在地上了。

小嫚看看哥哥，哥哥皱个眉头，连身边的小松树都不高兴了。看，小松枝儿摆动着，也象在责怪小嫚。

小嫚难过透了，她觉得自己办坏了一件大事，对不起儿童团，对不起爹爹，对不起王伯伯。小嫚悄悄地哭了，用手背擦着泪儿。

看着妹妹这个样儿，小民心里想：“怎么能全怪妹妹呢？坏人的坏心眼子可多啦，妹妹才十岁，哪儿能斗得过？小民呀，我怎么光好发火呢……”

想到这儿，小民站起来，拉着妹妹的手说：“妹妹，别哭了，哭没用，我发火也没用。这次吃亏了，下次咱不就长个心眼儿了么。走，快回去报告。”

小兄妹向村里跑去。

兄妹俩跑回家里，小民一口气把情况汇报给王伯伯。王伯伯给他俩盛上饭，就急忙去布置民兵加强岗哨。

兄妹俩对着饭坐着，肚子里满满的吃不下。小民心事重重地问小嫚：“妹，你没见那个人往哪儿走了？”

小嫚说：“他先顺着上区委的道儿走，走到村东

头，就没影儿了。”

村东头？小民盯着小油灯，皱起了眉头……

小民为什么一听说村东头，就皱眉头？因为，他想到了住在村东头的刘全才。

刘全才是什么人？他是已被镇压了的地主“刘善人”的儿子。刘全才十多年不在家了，他先前给国民党、大汉奸赵保元当特务。赵保元完蛋后，就一直到处流窜。去年秋天，他又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示，潜藏到解放区里来了。为了掩盖他的罪行，就一直想着法儿欺骗群众。说什么他和小民是“本家”啦，是“一个老爷爷”啦等等。他还拉拢小民到他家去住。因为还没有掌握刘全才的全部罪证，人们一直在怀疑着他，观察着他。

小民在想：那个长黑皮的人，会不会是找刘全才的？

这时，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打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这人梳着油光光的大飞机头，吡着黄黄的大金牙，她是刘全才的老婆——大金鱼。

大金鱼手里提着一个包儿，进门就说：“噢，小嫚回来了。还没吃饭吧？看那个老王头，就知道跑满庄儿，也不管孩子好赖。嚯，这是我烙的油饼，趁热吃了吧。”

奇怪！大金鱼怎么单瞅王伯伯不在家的时候来？
小民一边想一边问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没什么事，哎，我挂记你们呀！”大金鱼说着，扭了扭身子，还叹了一口气。

小民想：好，我就不作声，看看你大金鱼怎么办。

小嫚想：哥哥都不理大金鱼了，我呀，连看都不喜看！

只过了一小会儿，大金鱼就忍不住开了腔：“小嫚，今儿又站岗了？查了几个路条？”

小嫚拿眼瞟了瞟大金鱼，没有作声。

大金鱼又问：“小嫚，今儿可没有坏人吧。”

“有！”小嫚脱口说了一句。

大金鱼忙追问：“你认准了么？”

“认准了。”

“啊？”大金鱼吃了一惊，但马上又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说：“认准了，那……那……可得抓起来。不过，哪有那么多的坏人啊，是你太多心了吧！”

小民一听这话里有话儿，故意说：“妹妹，真是坏人，可要向民兵报告呀！”

大金鱼一听，慌忙说：“快算了吧，报告啥哩，人家不是……”

大金鱼知道失口了，忙煞住了话头。

“你说谁？”小民追问。

“啊……嘿，你这孩子，你婶子也没看见过，咋能知道是谁呢？”大金鱼改了口。

别看大金鱼狡猾，小民已经看出破绽了。大金鱼来干什么？嘿，一准是来探听口气的。想到这儿，小民就说了：“对啊，妹妹尽瞎说，哪有那么多的坏人？要是，现在报告也没用了！”

“是啊！”大金鱼赶紧随合着。

小民说：“俺不管他。你快走，拿着你的油饼走，俺要睡觉了。”你别看小民表面上满不在乎，其实呀，他那心里头可有准儿啦！

大金鱼哪儿知道小民会有这么高的警惕性，她还以为她干得挺妙呢，呲着个黄牙，得意地走了。

大金鱼一走，小民拉着妹妹，跟了出来。

天，象锅底样的黑，看样子要下雨。

小兄妹紧盯着大金鱼。大金鱼急急忙忙回到家，赶紧把大门插上了。

这个，难不住小民。小民转到刘全才东墙外的大杏树下，对着小嫚的耳朵说了几句话，就嗖嗖地上了树。嘿，这个大杏树枝子，象只大胳膊，也象个独木桥，小民顺着它，很容易就上了刘全才的院墙上。

一股酒味，冲进小民的鼻子里。小民向院里一

望，门窗都关着，窗边透出一小缕灯光。小民知道，里面是用东西挡上了。小民坐在墙头上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怎么办哪？小民抓着脑袋想主意……

忽然，屋门开了，一个黑影走出来，小民忙把身子轻轻地贴在墙头上。

黑影一直进了棚子，抱了一抱草回了屋，屋门又关上了。

不大会儿，屋里传出“呱哒，呱哒”的风匣声。烟筒里冒出一股烟，扑在小民身上，也呛了小民满满一鼻子，差点咳嗽出来。嗨，有啦！小民顺着墙爬到屋檐根，轻轻搬下一块砖，一伸手盖在烟筒上。

小民手扳住墙顶上的砖，身体轻轻往下溜。全身都贴在墙上了，身子就象扁担一样直，可两只脚仍然离地皮儿老远。真急死人啦！

是小民怕摔着自己么？不对。要不是为了侦察情况，小民早从这墙头上，一蹦就蹦到地上来了。可是现在，千万不能出声响啊。

真糟糕！越发急越出事儿，手里抓着的砖头松动了，小民“咚”地一声，掉到地上了。

“沉住气！”小民心里想：“不看见我拉倒，看见了我就冲进去看。”

门开了。一个脑袋从门缝里伸出来：“谁！”听声音

是大金鱼。

“喵儿——喵儿——”小民贴着墙根，细着嗓子学了两声猫儿叫。

“这个猫，吓我一跳。”大金鱼缩回了头，门又关上了。

屋里又响起了烧火声，小民这才悄悄地靠近了窗台。

“哎，什么风，怎么锅子倒烟啦？”大金鱼的声音。接着，屋里传出咳嗽声。

“嘿，呛死这窝坏蛋！”小民可真开心。

“咳，咳咳咳。”炕头上声音越来越大，听得出是两个声音。只听刘全才说：“他妈的，你怎么弄的。”

“谁知道，刚刚还好烧来。咳咳咳。”大金鱼也咳嗽起来：“老东西，你不能先开开窗，走走烟！就开锅了。咳！咳咳！”

窗“吱”的一声开了，小民躲在暗处向里一看，两个光脑壳，一个是刘全才，那一个是谁？看不清。小民正想着，那个人把头转过来了，就着灯光一看，啊，脸上有块大黑皮，正是妹妹说过的那个人。小民忙回到墙下，脱下一只鞋子，扔向墙外。

这是给妹妹的暗号。妹妹捡起鞋，就找民兵叔叔去了。

小民为了弄个明白，又回到窗下，侧着耳朵听。一个沙哑的声音传出来：“老蒋向解放区发起进攻了，共产党的天下长不了啦。这次派我来，就是通知你，赶紧组织人马，准备应合老蒋打回来。刘队长，时机到啦！”

接着，刘全才的声音：“嘿嘿，可盼到这一天啦！我已经把农会长干掉了，哈哈……”

啊！小民倒抽一口冷气，心底里一股怒火直冲脑门子。刘全才呀刘全才！原来你就是凶手！

小民的心“咚咚”地跳着，紧咬着牙，不出一点声音。

一道电光划破了天空，“轰隆隆”天空中响起了雷声，雷声越来越紧，雨点叭哒、叭哒地打着房瓦，打在小民身上。小民咬破了嘴唇，压住仇恨，怒视着敌人。

“好！下雨了，我正好趁雨摸出去。”那长黑皮的特务，一边说一边下了炕。

“他要跑！”小民想：“狗特务，看我能让你跑了。”小民就象闪电一样快，爬上刘全才的屋门，把门挂儿结结实实地扣到门鼻子上。随着“咚”的一声，从门上跳下来，摸起了一根木棒子。门里头大金鱼一拉门，就叫了起来：“啊呀，老头子，怎么开不开门了？”

“咕咚，咕咚”，任里头怎么鼓捣，门上那铁挂儿，乖乖地听从小民的指挥，抓着门鼻子不放。

“别咕咚了，往下摘门！”这是刘全才的声音。

糟！这下子门挂儿要不管用啦！门，往上一一起，又往里抽去。门，眼看就下来啦！小民双手握着木棒子，高高地举过头顶。

一个黑影钻出来。好个小民，只见他用足力气，猛砸下去，那小子怪叫一声趴下了。又一个黑影窜出来，匕首在黑暗里闪了一下，向小民飞去。小民眼尖，忙一闪身，一股凉风扑脸，匕首从耳旁擦过去。那个黑影又扑上来，小民又敏捷地一侧身子，“叭唧”，那个黑影扑倒在泥水里了……

“哐啷”一声，大门被砸开，妹妹和十几个民兵叔叔，在雷声隆隆中，冒着雨一齐冲进院子。手电光射在刘全才身上。

“不许动！”王伯伯厉声喝道，那声音就跟天上的响雷一样。

刘全才握着匕首，刚从地下爬起来，又瘫下去了，压在那个被小民打昏了的狗特务身上……

第二天早晨，天晴了。霞光染红了天空，地上的山水、树木、村庄，也染上了最好看最好看的颜色。

小民和小嫚又要去站岗了。只见烈士墓前的两棵



小松树，舞动着绿色的枝儿，好象在向兄妹俩招手，夸奖他们的机智勇敢呢！

兄妹俩向着两棵经过风雨洗涤，正在伸展枝叶，茁壮成长的小松树飞奔而去……

（插图：王举春、孙敬会）



两双军鞋

海阳 鞠春山

刚入秋，鬼子就开始拉网扫荡了。小俊跟着妈，夹在乡亲们中间，转了好几个山头，来到虎山。

天黑了，乌云贴着山尖尖，打着滚儿涌来，吞没了星星、月亮。

小俊紧闭着嘴唇，坐在山崖上，两眼充满了仇恨——望山外，鬼子烧过的村庄，烟火还在升腾；看山下，鬼子点起的堆堆鬼火，象毒蛇的舌头舔着夜空。小俊对着山下，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，转过脸来，才发觉妈已不在她身边了。妈大概又找民兵队长布置岗哨去了吧？

小俊知道，妈是妇救会长。这次鬼子扫荡来得突然，八路军叔叔都插到敌后去了，村长领着爸爸他们支前还没回来，石爷爷坚持留在村里，转移进山的乡亲，……这些事牵挂着妈的心肠。眼看鬼子一天天逼近，她怎能坐得安呢？妈几夜都没合眼了。

小俊多么想帮着妈分担点心事啊，可总觉得自己太没能耐了。在村里时，和儿童团员们一块站岗送信，拥军优属，还满有劲儿；轮到进山，却只能扶扶老人，背背娃娃，传传口信，再能干些啥呢？小俊恨不能一下子变成大人。

身后，传来小宝的哭声。小俊知道小宝已经断奶两天了，便忙从衣兜里掏出那一小块面饼，给三婶送过去。

这时，妈也走过来了，小俊怒视着山下的火堆，再也压不住心头的气愤，对妈说：“妈妈，不能叫乡亲们山里受罪呀！你给我颗手榴弹吧，我摸下山，炸死鬼子，让乡亲们突围！”

妈没说话，只是给小俊理了理额前的乱发，赞许地点点头，又仰脸看看阴沉的天空。

突然，北山上响起枪声，妈说：“乡亲们，民兵已放枪引诱敌人了，咱们从南山嘴突出去，快！”

一道闪电，一个沉雷，雨象从大喷壶里灌了下来。乡亲们拉成一条长队，悄悄地从南山嘴插了出去。

妈一手领着小俊，一手提着蓝花包袱，走在人队最后。小俊左右瞅瞅，不远处的两堆火，快被雨浇灭了，只剩下一缕缕蓝色的火舌还在挣扎着，晃悠着，映出几个阴森森的黑影。“呀！”小俊心里一跳：狡猾

的鬼子，没全上北山，这儿还留着岗哨！

忽然，走在前面的三婶摔倒了。小宝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，三婶忙把奶头塞进小宝嘴里，可是已经晚了。鬼子发觉有人，“忽”地扑了过来。

紧急关头，小俊见妈迅速扶起三婶，催她快走。又从包袱里拿出一颗手榴弹，把包袱塞到小俊手里，低声嘱咐道：“一定把包袱带回去，交给石爷爷！”说完，妈直向鬼子冲去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手榴弹在鬼子群中炸响了。红光一闪，小俊见妈转身向北猛跑。没死的鬼子狼一样的追了去。

“唰”的一道闪电，照亮了北山梁，一排枪响，妈一头栽倒了。一个响雷在小俊头顶炸开，小俊失声叫道：“妈妈！”

天亮了，雨停了，小俊坐在土炕上。

夜里，是三婶把小俊送回家的。小俊对着跳动的灯火，不由地想起妈来。以往的事儿，象吸铁石一样，紧紧地吸着她的心，妈亲她、抱她，教她纳鞋底，给她讲革命的新鲜事儿……小俊怎么不难过呢？小俊伤心地哭了……一会儿，小俊不哭了，她把流到嘴角的泪水合着唾沫咽下去，把泪花擦干。她知道，妈最不

喜欢爱流眼泪的孩子。石爷爷刚才来过，也说：“泪水淹不死鬼子。”小俊暗暗对自己说着：小俊啊，都十四岁了，要有点骨气，记住仇，咬住恨。就是这群鬼子，抢走了我们的粮，烧毁了我们的房，杀害了无数个爷爷、妈妈、小妹妹！一笔笔债，一本本账，新仇旧恨，把小俊的胸口塞的满满当当，那里还吃得进石爷爷和三婶送来的早饭？

小俊冷不丁看到炕上那蓝花包袱，心头猛地一震。她急忙打开来看，是两双没做成的鞋和几根麻绳。小俊立刻明白了，这是妈给八路军叔叔做的军鞋，自己还给妈到前庄买过麻呢。可是，没等妈把鞋做成，鬼子就扫荡了。妈说，把鞋带到山里做。谁知进山几天，一直没得空儿，妈却把它紧紧地放在心上……

小俊望着眼前的鞋底鞋帮，想起妈最后的嘱咐：“一定把包袱带回去，交给石爷爷！”立时，妈妈拥军支前的影子出现在小俊眼前，妈做军鞋时对她讲的话又响在耳边：“小俊呀，眼下抗日战争正艰苦，八路军叔叔急等鞋穿。毛主席教咱动员一切力量，争取抗战的胜利，咱不能上前线，可能多做几双军鞋，支援抗日战争。”妈把满腔心血全注在这双双军鞋上啦！可现在，妈只留下鞋底鞋帮，她却为掩护乡亲们倒下了。小俊猛然抓起鞋底，紧紧攥在手里，眼睛格外明亮。

她想到：要把军鞋做成，交给石爷爷，再送到前线去，让八路军叔叔穿上它，狠狠地打鬼子。

小俊精神抖擞，把麻绳纫进针眼，学着妈的样子，纳起鞋底来。厚厚的鞋底，粗粗的麻绳，小俊钻一锥，扎一针，穿一下，都要费好大的劲儿。她一针一针地扎着，麻绳穿上引下。渐渐地，手被麻绳勒破了，每扯一下麻绳，都火辣辣的疼痛。可是，小俊的手一停也不停，她咬咬牙，穿一针，抹抹汗，扯扯绳，包包手，纳一趟，天晌了她也不知道。

石爷爷又送饭来了，小俊抬起头，坚定地对石爷爷说：“这是我妈没做完的军鞋，就让我来做成吧。我会做，我要把它做得结结实实！”

石爷爷看看小俊包着的小手，望望一动没动的早饭，心里又是疼，又是爱。多么懂事的孩子啊！多么象她妈呀！她这是踏着她妈的足迹战斗啊！石爷爷激动地说：“孩子，再急也要吃饭呀。”

小俊感激地看了石爷爷一眼，又纳起鞋底来了。

本来，石爷爷一早就打发人去找小俊妈，可是没找到，一块大石头老压在石爷爷心里。眼前，小俊那消瘦了许多的小脸蛋，更使他阵阵不安。他真想把鞋底带走，让妇女们把鞋做成，可看着小俊那坚毅的心情，他把话又咽了回去，只是说：“孩子，吃饭吧。吃



了饭才有力气做鞋，吃饱了才能长身体。抗日的日子长着哩！毛主席教咱持久战，要一直跟鬼子斗下去！可身子是本钱，人靠饭，不吃饭怎么行呢？”

小俊听着石爷爷的话，觉得心里暖和和的：这是前辈人对自己的关怀、教育和期望啊！小俊放下鞋底，端起饭来，大口大口地吃了个饱。石爷爷这才满意地走了。

石爷爷一走，小俊又急三火四地忙起来。

小俊把妈留下的麻绳全用完了，可鞋底只纳好三只。小俊满屋翻腾一气，却连一片麻也没找到。是啊，上次只买了那一点点。妈说，等老母鸡下了蛋，卖了钱，再买几两。眼下，老母鸡被鬼子扫荡抓去了，东西被鬼子抢光了，哪来的钱买麻呢？可没有麻，又怎么做鞋呢？小俊发愁了，两手扭着辫子梢儿，想不出主意。

小俊摸着她那又黑又长的辫子，心头一动：有办法啦！把辫子剪下来，不是可以卖钱吗！以往，串乡的货郎收买，前庄的杂货铺也收买。一条长辫子能卖好几毛钱呢！小俊忙对着镜子，把剪刀擎到脑后。镜子里照出了小俊那俊俏的脸蛋，还有那乌黑闪亮的长辫子。小俊刚要剪，竟觉得有点留恋。但一想，她便生起自己的气来：好个小俊呀！为抗日连条辫子舍不

得，打不跑鬼子，留辫子有啥用？爱留辫子，等胜利了再留，剪去了不是可以再长上来吗？“嚓”的一声，小俊贴着耳根，把辫子剪了下来。

小俊匆匆忙忙把辫子用小手巾包好，一口气跑到前庄，找到那家杂货铺，刚要进去，却愣住了。原来杂货铺的门上锁啦！小俊从窗口往里一看，铺子里乱七八糟，一些零星货物扬撒的满地都是。不用问，“这铺子是被鬼子抢了。

小俊骂了鬼子一句，看了看冷清清的村庄，心里结成一个大疙瘩，闷闷不乐地向回走去。来时，小俊一溜小跑，连蹦带跳，这时，就觉着两条腿有百斤重，带也带不动。小俊一步一步向前迈着，脚下发出“呱哒呱哒”的声响，低头一看，鞋不知啥时破了，前面露出脚趾，后面露着脚根。真气人！小俊索性一屁股坐在路旁，把鞋一脱，扔出老远，手托腮帮，犯起难来。

附近的草丛里，一只蝈蝈，在紧一声慢一声地叫着。哎，它在扰乱小俊的心呀！小俊烦透了，抓起一块石头，使劲摔了过去。蝈蝈不叫了。

小俊起身要走，忽见从背后走来个挑担人。小俊仔细一看，那人挑的是一副货郎担。“货郎担！”小俊惊喜起来。真想不到，鬼子刚刚扫荡过，就有货郎

串乡，这可真是巴望不得呀！小俊忙迎上去问：“老大爷，您带着麻吧？”

“哈……”货郎大笑起来，把个小俊笑愣了，抬头看去，呀！哪儿是个老大爷，今天这个货郎却是不同以往，他是个二十出头的精干的年轻人啊。小俊刚才光顾盯着货郎担儿，把人家称呼错了。便改口说：“叔叔，我用辫子换你的麻吧？是一条又黑又长的辫子。”小俊知道，乡下人常用发辫换取货郎的针头线脑，就打开小手巾，把辫子送到货郎面前。

货郎放下担子，擦擦汗，打量了小俊一番，问道：“小姑娘，你是哪个村的？换麻干啥呀？”

“后村的，换麻做鞋。好叔叔，你换给我吧，少换点也行。”小俊一面指指自己的村子，一面向货郎恳求着。

“是啊，天快冷了，你还赤着脚丫。”货郎从货担里拿出一扎麻递给小俊，和蔼地说：“是该叫你妈给你做双新鞋穿啦。”

嗨，这位货郎叔叔，那知道小俊的心事啊！一提起妈来，小俊的鼻子直发酸。小俊把辫子往货担上一放，说声：“谢谢叔叔，”扭头就跑，货郎喊她，她也没顾得细听。

小俊回到家里，天已快黑了。不一会石爷爷和三

婶给她送来了面汤。石爷爷一进门就告诉她：八路军叔叔在敌后打了好几个大胜仗，一两天就要粉碎鬼子的扫荡，打过来了！小俊望着石爷爷高兴的样子，便问：“您听谁说的？”

“就是你碰上的那个货郎，他是我们八路军的侦察员。”石爷爷自豪地说：“他听说你剪掉辫子换麻做军鞋，很受感动，说要多杀死几个鬼子为乡亲们报仇！”石爷爷说完，从怀里掏出辫子，交给了小俊。

“快叫那叔叔来喝面汤吧！”小俊忽然想起来。

“乖丫头，人家喝过走啦，要连夜回部队呢！”三婶笑着说。

“走，咱们准备迎接八路军去。”石爷爷和三婶紧快地走了。

小俊赶忙搓起麻绳来。心想：侦察员叔叔可真好，给了麻，还说要多杀死几个鬼子。叔叔们就要来了，咱可不能落了后，得赶紧把鞋做成才行。小俊心情愉快，浑身带劲，手头风快，搓完麻绳，飞针走线，一股劲儿把剩下那只鞋底纳完了。

十五的月亮升起来了，灯光下，小俊把鞋帮安在鞋底上，她要纳鞋了。

小俊还是第一次纳鞋呢！尽管小俊聪明伶俐，她看见过妈纳鞋，可纳鞋总比纳底难啊！小俊好不容易把

底、帮对正，纫了两针，心又急手又颤，用力一扎，针一下子扎到手指头上，针尖扎进老深，一阵钻心的疼痛，出了一头虚汗。小俊忙把手指伸到嘴里，咂着、咬着。一会儿，手指不大痛了，小俊又拿起鞋绱起来。……

月亮转向正南了，小俊终于把第一只鞋做成了。她看着鞋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她轻声地呼叫着：“妈呀，我把第一只军鞋做起来了！你高兴不？”小俊想，妈一定很满意，又一想，可不能自满呀，这才做成一只，要把两双军鞋都做起来，妈才高兴呢。小俊理了理头发，又拿起第二只鞋来。

月亮西斜了，小俊又把第二只鞋绱完了。可是她幼嫩的小指头上，又扎了好多个针眼。小指头变粗了，管怎么用嘴咂，管怎么用牙咬，还是又红又肿，又胀又痛，十指连心啊！小俊觉着，头也有点痛了，眼皮老想往一块合。要能睡一觉该有多好啊。不，不能睡。刚强的小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快快把鞋做成，送给八路军叔叔穿上，好打鬼子。小俊用凉水洗了洗脸，觉得清凉些了，便拿起第三只鞋来。

月亮快落山了，远处传来鸡叫声。小俊艰难地绱完第三只鞋，再也支持不住了。她觉着头胀的比西瓜还大，眼前的灯火跳动起来，变成了无数朵小金花，

房子也转起来了，小俊手里紧捏着针锥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……

突然，小俊被隆隆的大炮声惊醒过来。小俊听那炮声，越来越近，越近越密，响成一片。震的窗纸都发抖了。小俊止不住地喊出声来：“八路军叔叔打回来了！”一股力量从小俊的心中生起，小俊看着没绗的那只鞋，又想起妈来，八路军叔叔马上就要来了，做不起军鞋，对不起妈呀，也对不起给麻的叔叔。小俊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，挑了挑灯芯，用肿痛的小手，拿起最后一只军鞋。她舞动着麻木的胳膊，一锥一针地绗起来。小俊绗着，想着：早把军鞋做成了，好让八路军叔叔穿上它去追杀敌人，鬼子的扫荡就要被粉碎了。妈妈！你快来看看我们的胜利吧！小俊越想越激动，周身热血沸腾。小俊把满怀激情全都聚集在手中，倾注在针上，一针、二针、三针……终于把最后一只军鞋做成。

天亮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大炮惊天动地地响着。石爷爷和三婶他们赶来告诉小俊：“八路军来到村头了！”

民兵队长跑进来向石爷爷报告说：“那天我们放枪引诱敌人让乡亲们突围后，又救出负伤的妇救会长，今天一起回来了。”

果然小俊妈走了进来，她虽然用块白布裹着一只膀子，但还是那样英姿勃勃。

这出乎意料的事，使众人分外高兴，小俊从炕上跳起来，拿过两双崭新的军鞋，扑到妈妈跟前，说：“妈，我把军鞋做成了，你把它送给叔叔吧。”

这时，街上传来八路军叔叔的歌声。众人一齐出门欢迎，妈走到队伍跟前，把两双军鞋交给一位八路军叔叔。三婶她们正忙着给亲人倒茶递水。再看，乡亲们纷纷把礼物塞进亲人手里。小俊眼尖，一眼看到那个侦察员叔叔，和一个长胡子的首长，把缴获来的好几支枪，给了石爷爷和民兵队长。山村里，军民一片欢腾。

八路军叔叔，浩浩荡荡向鬼子逃窜的方向胜利前进了，后面站满了英雄的抗日人民，小俊威武地立在妈的身旁。

（插图：王举春）



桑 椹 红 了

掖 县 王 希 平

天麻麻亮了，小花还在呼呼地睡觉。

哥哥小山，急急忙忙地把她推醒：“小花，小花，鬼子在上操，正是时候，咱们快走吧。”

小花朦朦胧胧地睁开眼，只见哥哥手里提着小竹篮儿，篮里盛些红桑椹，还有妈妈做的一张黑面饼。

小花心里马上明白了，一滚儿从炕上爬起来，急急促促地穿好衣服，和哥哥一块儿，跨出大门，朝山上跑去。

哥哥在前，小花在后，哥哥走得那么急，小花也跟得那么快，爬过了石头岭，穿过了小树林，又转了个小山湾，朝大山后面走着、跑着地来了。

兄妹俩的后面，有个鬼鬼祟祟的家伙，在跟着、撵着，那个长葫芦脸不住地东张西望，探头探脑。

因为他生怕兄妹俩发现，又生怕兄妹俩跑掉。

什么事儿，使兄妹俩这么着急，又使后面的这个葫芦脸家伙，慌慌张张地紧跟着他们不放呢？

要讲明白，还得从头说起：

一九四二年的夏天，日本鬼子侵占了胶东的一个山区。狗汉奸披一身黑狗皮，也配合着日本鬼子杀人、放火、抓鸡、抢粮，闹腾得可凶了。桑树山下的桑家庄，也就是小山和小花的家，同样，落到了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手里。

鬼子和伪军没来的时候，庄里住着一连八路军。孩子们对八路军叔叔可亲了，特别是小山和小花。小山十四岁，有智有勇，办事稳当，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劲，小花十二岁，大眼睛，白脸蛋，红红的小腮上，有对小酒窝儿，不笑不说话，格外惹人亲。不论干什么事，兄妹俩总是搭着伴，帮着伙。

兄妹俩年纪不大，爱谁恨谁，可挺分明。对庄里的地主恨了又恨；对八路军叔叔，亲上加亲。他俩经常到山上，摘些红红的桑椹，偷偷地送到八路军叔叔的宿舍里，表示一点儿小心意。

张班长和李柱子两个叔叔，看着这对小兄妹，心里可亲了，常常拉他们到跟前，讲故事给他们听，还给小花梳头、扎小辫子呢！兄妹俩是多么希望能天天

在叔叔身边生活啊！可是就在日本鬼子侵占桑家庄的头两天，叔叔们为了尽快地消灭日本鬼儿，离开他们，撤走了。兄妹俩难过极了，他们看着山上的桑椹，天天盼着叔叔们早点儿回来。

时间，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叔叔们还是没有回来。

有一天，兄妹俩上山拾草。忽然，发现桑树山上的大洞里，有个人影一闪，就不见了。他俩认为遇上坏蛋了，拔腿就想走。

谁知，洞里竟传出了熟悉、亲切的呼唤声：“小山，小花，我是李柱子。”

“啊！李叔叔？”兄妹俩惊奇得很。

抬头一看，果真是李叔叔。兄妹俩高兴得扑到洞口，一个劲地叫着：“李叔叔，李叔叔！”

李叔叔把手一摆，叫兄妹俩小声点。调皮的小花，把舌头伸了两下。

李叔叔告诉兄妹俩：张班长在反扫荡中腿受伤了，不能走路，连长让我留下照顾他，本想今天转移出去，谁知，山下村里都住上了日本鬼子和伪军，只得暂时住在山洞里。

兄妹俩听说张叔叔受伤了，心里急得要命。没等李叔叔说完，快嘴小花就问开了：“张叔叔在哪儿？”

李叔叔没有回答，一手领着小山，一手拉着小花，朝洞里走去。

山洞里黑糊糊的，凉森森的，小花心里有点怕了。她轻声问李叔叔：“李叔叔，怎么没有张叔叔啊？”

小花的声音还没落，山洞的深处，传出了几声呻吟，是张叔叔的声音。

兄妹俩的心里，几乎同时升起一个念头：“叔叔的伤还挺重哪！”

走近一看：“啊！张叔叔！”小花惊叫了一声。眼里流出了热泪。

张叔叔脸色蜡黄蜡黄的，眼睛紧紧闭着，嘴唇干得厉害，裂了一道道的小口子，都渗出了血丝儿。

张叔叔的伤，揪住了兄妹俩的心。村里有鬼子，有汉奸，不能往里抬，转移又出不去，到底怎么办呢？兄妹俩急得直搓手。你看看我，我瞅瞅你。这时，小山倒想起了一件事儿：

那是去年桑椹红的时候，小山着了凉，一下病倒了，浑身发高烧，嘴唇干得发痛，口里渴得要命，一摸嘴，沾了一手血丝儿。妈妈急得没法，只好一步不离地守在他身边。那时，多亏眼前的这位张班长，他跑到山上，摘了两把红桑椹，熬成了热甜汤，里面还放了些姜末末儿，又亲手一口一口地灌到小山嘴里。

小山出了一身汗，病很快就好了。

“对，马上去摘！”小山高兴地说。

“摘什么呢？”小花被这没头没脑的话弄糊涂了，李叔叔也不明白小山的话。

小山只简单地说：“摘桑椹去。”

一提到摘桑椹，小花的心亮了，对！甜丝丝的桑椹，叔叔吃了，准能好些。

兄妹俩只想着快点摘桑椹，没等李叔叔开口，就一溜烟似的跑了出去，直朝村口那棵大桑树跑去。

这时候的桑椹，还没有全熟，只有村口的那棵最大的桑树，开始熟了，兄妹俩，就是要到那棵大树上摘。

跑着，跑着，眼尖的小花，忽然小声叫起来：

“哥哥，你看那棵大桑树上，有只‘黑傻子’。”

小山定神一看，果然有个黑家伙朝树上爬去。但他对小花说：“不对，‘黑傻子’四条腿一般长，也一般粗，可你看这个家伙，下边的两条又粗又长，上边的两条又细又短，是人，不是黑傻子狗熊。”

小山子眼珠一转，又对妹妹悄声说：“走，从那边转过去看看，这家伙一身黑，说不定还是个狗汉奸呢。”

兄妹俩穿过密密麻麻的小树林，越来越清楚地看

出，上树的是汉奸地主王二，树下还站着他那九岁的儿子。这汉奸王二可坏透了，他自从跟着日本鬼子进了桑家庄以后，净给日本鬼子出坏点子。就是这个家伙，亲手杀了军属李奶奶和赵伯伯。他那宝贝儿在街上耍，谁要是碰一下，汉奸王二准会烧谁家的房，抢谁家的东西。他的这个小崽子，还特别馋，看到桑椹，就哭着要吃。昨天，小山在树上摘了一把，就是被王二夺去给小崽子吃了。今天，准是这小崽子又要吃桑椹了。

看着上树的王二，兄妹俩心里的火直往外冒，两颗心都在想着一个问题：“张叔叔准是被这些坏蛋打的。”心里那个气劲，就甭提啦。

小山眼瞅着爬树的王二和树下的小狗崽子。脑袋里想出了点子……。他贴着小花的耳朵，悄悄地说了几句。

小花听了，朝哥哥点点头，嗓子眼里小声说：“对，这法儿，一定能把他引走。”

说完，小花把小山的破帽子，反戴在自己的头上，又把自己的小花袄，反穿在身上，打扮成一个小男孩的模样儿，顺着小树林，朝树下悄悄地摸去。

王二在“吭哧，吭哧”地爬树，狗崽子歪着小狗头，瞪着小狗眼，瞅着上树的狗爸爸。

小花趁王二只顾爬树的空儿，一步窜到狗崽子面前，“啪！啪！”，朝着他脸上就是两个耳光。又咬着牙根，扭了一下他的腮帮子。这小子，疼得“嗷嗷”叫起来，一个劲地喊爸爸。小花心想，我叫你吆喝，双手一推，把狗崽子摔了个四腿朝天。

好不容易爬到树顶的汉奸，听到树下小崽子直叫唤，心里猛一惊，差点儿从树上摔下来。低头一看，一个小男孩，正向村边的树林跑去。这家伙气坏了，一边吆喝，一边从树上往下挪动。

小花听到吆喝声，知道汉奸上当了，照着哥哥的点子，一个劲地朝村边的小树林跑去。

王二从树上下来，抱起鼻青眼肿的小崽子，直朝小花的方向撵去。可是小花却钻进树林，摘掉帽子，翻过小花袄，又成了原来的模样，装作没事似地回家了。

小山看着汉奸被小花引走了，两腿一蹬，“噌噌”地爬上树顶，一会儿就摘了两大布袋鲜红鲜红的红桑椹。心里想着快给叔叔治病，便一溜烟似地朝村中跑去。

小山回到家里，小花早把柴禾抱到灶前了。兄妹俩一个劲地忙活开了，小花烧火，小山掌锅，动手做起了桑椹汤。

不大工夫，兄妹俩就满脸流汗地走进洞来。小山提着只破草篮儿，篮里放着他的破小褂儿。李叔叔一看，愣住了，忙问：“小山子，桑椹呢？”

小山急忙从篮里拿出小褂儿，篮里露出了一个泥壶儿。李叔叔伸手一摸，嘿！还怪烫手哩。打开一看，红红的甜汤上面，还漂着些姜末末。李叔叔完全明白了：原来他俩是用小褂蒙着泥壶，怕凉了里面的桑椹汤呢。

李叔叔激动地提起泥壶儿，兄妹俩用手轻轻地扶着张叔叔的头，往张叔叔嘴里灌桑椹汤了。

热乎乎、甜丝丝的桑椹汤，从泥壶儿的嘴里，一滴一滴地落到张叔叔的嘴里，又一滴一滴地流到张叔叔的心里。

桑椹汤，赶跑了张叔叔身上的寒冷，撵跑了张叔叔心里的饥饿。

张叔叔醒过来了。他慢慢地睁开眼，直愣愣地看着面前的还在冒着热气儿的泥壶儿，张叔叔心里明白了：是孩子们用滚烫的心，红色的果，蜜甜的汤，把他从昏迷中唤醒了。

张叔叔笑了，笑的是那么甜，那么高兴。

兄妹俩也笑了，笑的是那么天真，是那么可爱。

张叔叔无限深情地朝孩子们使了个眼色，让兄妹

俩和李叔叔，都靠在自己的身边。四颗心紧紧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

打这以后，山上的桑椹也开始熟了。兄妹俩天天想法给叔叔送桑椹，送干粮，次数多了，鬼子汉奸也怀疑了。

今天，兄妹俩刚出门，汉奸王二就跟上了。

再说，兄妹俩只想着快把桑椹和饼送到叔叔嘴边，让叔叔的伤早天养好，好狠狠地打鬼子。眼看着再爬上一个坡，穿过两道大石缝，就到山洞前了，兄妹俩心里感到特别高兴。但高兴中，小花一回头，看到了后面的汉奸，先是一惊。又悄悄地捅了下小山：“山子哥，后面有人，好象王二。”小山一听，心里有数了，便故意装作提鞋的样子，歪头一看，正是大汉奸地主王二。

小山心里想，坏了，准是被他发现了。再往四周瞅瞅，又没有人。小山心里有了主意。他小声对妹妹说：“你从树林里钻过去，告诉李叔叔，叫李叔叔在石缝旁收拾他。”小花明白了哥哥的意思，悄悄地点了点头。

小山为了不让王二看出来，又猛地打了小花一拳，故意放开嗓子说了句：“你把小锄丢哪里去了，还不快去找。”小花也装作真事儿似的，抹了把泪，朝树

林里走去。

小山的话，王二听得清清楚楚，还认为小花真的把锄丢了呢。

小花钻进树林，一口气跑进山洞，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叔叔，最后又加了句：“村里的人，可恨王二了，背地里都直骂他。”

李叔叔听了小花的汇报，也立即决定除掉这个汉奸地主，为村里的穷人出气。

李叔叔摸了摸腰间的匕首，顺着草丛石壁，悄悄地躲到第一个大石缝后面。

小花走后，小山就在路上磨蹭开了。王二认为小山在等小花，也故意坐在石头上，抽起烟来。

半个钟头过去了，小山估计李叔叔一定做好了，才慢慢地爬上山坡，朝大石缝走来。汉奸王二也偷偷地跟了过来。

小山穿过第一个石缝，一看，李叔叔果然在那里了。他还朝石缝后的李叔叔使了个眼色。李叔叔也对他噉了下嘴，意思是叫他快走。小山马上加快了脚步。

王二紧紧地跟了过来，两只贼溜溜的三角眼，只顾盯着越走越快的小山，半点也没注意大石缝的后面。等王二穿过石缝，李叔叔“噌”地一声，一个箭步窜了上去，右腿一绊，左手一按，接着，匕首就从



王二的脖子后边穿了过去，这小子“嗷”地一声完了蛋。

小山听到怪叫声，知道李叔叔下手了，一回头跑了过来。

小花看着躺在地下的王二，吐了口唾沫，跺了跺脚，双手扶着腰，说了声：“活该，早就该死了，坏蛋！”

李叔叔拿下王二身上的枪，又叫小山帮着，把王二的尸体拖到陡崖前，一推，滚到深山沟里去了。

从此，兄妹俩给叔叔送桑椹、送干粮的警惕性更高了，经验更多了。

桑椹一天比一天红了，在桑椹完全红透的时候，张叔叔的伤也全好了，八路军叔叔和游击队，也打回来了。

阳光下，一簇一簇的桑椹，又红又亮，象一颗颗小珍珠儿，一闪一闪，真美极了。小山小花呢？正在忙着摘桑椹，慰问打回来的八路军叔叔哪！

（插图：王德力、赵传）



捉“货郎”

莱西 姜洪斌

一九四四年。已是中秋时节了，被几个小倬倬山抱住的芦花寨村，虽然已近傍晚，却仍象在蒸笼里一般，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。

在村西大沽河畔的芦苇丛中，发出了“唰啦、唰啦”的响声，随着那苇子的连连摇动，从里边露出一个孩子的面孔，红红的脸蛋，乌黑的头发，大大的眼睛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割草镰刀。这孩子一转身，用手捂着嘴，压低声音喊了声：“小田——”

“唰啦、唰啦、唰啦、唰啦”在后边又露出一个小孩的面孔，也是红红的脸蛋，乌黑的头发，大大的眼睛，不过，他只有十一、二岁的样子，比前一个孩子要小一两岁。

“唰唰唰，唰唰唰……”

忽然，从远处也传来一阵阵的杂乱响声。听，不

光有“唰唰”声，还夹杂着“咯吱，咯吱”的声音。

“小田，快趴下！”那大一些的孩子象下命令一样地说。

两个小伙伴趴在湿漉漉的苇丛中，紧瞅着那发出声音的方向。

“啪、啪、啪……”

这是拍巴掌的声音。这声音响一阵，停一阵。

这两个孩子，都是芦花寨的儿童团，大一些的是儿童团长，叫小瑞子。他们在这里拾草、放哨。小瑞子和小田听到这个响声，都瞪大了眼睛。

“吭吭吭，吭吭吭……”又传来一阵咳嗽声。小瑞压低声音说：“里边有人，不要慌，走，上前面看看。”

两个孩子往前挪了几步，透过芦苇缝一看，果然在一块没长芦苇的空地埂上，有一个家伙坐在那里，跟前还放着一副担子。噢，是个货郎呢！小瑞心想：“货郎不下乡卖货，为什么拱进芦苇滩里来了，还不住地拍巴掌？这里面一定有鬼。”只见那家伙坐在一个木箱子上，张着嘴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看样子是害着痲病。他长了个骆驼背，喘气象拉风匣，正在用手巾抹着脸上的汗。一会儿，又摘下头上的苇笠扇起风来。他那一对高粱粒儿眼，向四周贼溜溜地看着；两只老长的耳朵，也象在竖着听什么动静。听了一会，又伸

出巴掌来“啪啪啪”拍了三下。

看到这番情景，小瑞子向小田使劲地挤了挤眼睛，意思是咱要紧紧地盯着这个家伙。

盯着盯着，忽然从另一边传来三下巴掌声，又窜出一个家伙。他身穿黑色便衣，鼻子塌得象被刀削去了一样，头上也戴着一顶苇笠。只听那穿黑便衣的说：“老哥，叫你久等了。”说着向四处张望了几下，又猫着腰狼狈地偎到货郎身旁。两人并膀坐在那货郎箱子上。这两个家伙正好面对着小瑞和小田，穿黑便衣的咬着货郎的耳朵嘀咕起来。因为声音太小，什么也听不清。只急得小瑞子使劲扭了几下耳朵，可是还是什么也听不清。

两个家伙嘀咕了约有一袋烟工夫，只见那个穿黑便衣的从腰里掏出一封信来，递给了货郎。

“老哥，刚才什么都和你交代好了。这封信十万火急，最晚也不能过了今天晚上，一定要想法把它送到沽河西岸的皇军据点里去，可千万要多加小心。”

“老弟，就凭咱这一身打扮，哈，你尽管放心好了。”那货郎说着又对着穿黑便衣的耳朵小声说起来，隐隐约约地可以听出：“你从芦苇滩北沟里溜出去吧，这些日子武工队防守严密，交通要道还有儿童团放哨……”

那穿黑便衣的点了点头，朝货郎打了个手势，向后退着进了芦苇丛，从刚才出来的地方走了。

那人走后，这货郎也慌慌张张地收拾起货郎担子，直朝小瑞和小田这边走来。

啊，出乎意料的情况果然发生了。小瑞子两只大眼紧紧盯住向眼前走来的两只脚，使自己不要慌张。

“唰唰、唰唰……”小瑞只见那双货郎脚在离他们两三步远的地方，向另一个方向转去了。

这时，小瑞子对着小田的耳朵小声说：“田儿，情况十分紧急，刚才你看到了，这一定是两个特务。你快快回村去报告王叔叔，请他派民兵叔叔火速赶到芦苇滩北沟去埋伏好，抓那个穿黑便衣的特务，再请王叔叔带民兵到这边来捉货郎。快！”

小田把头一点，爬起来，转出芦苇滩，象只小燕子似地向芦花寨飞去。

小田走后，小瑞子仔细地判断着前面那唰唰、唰唰的响声，随着那响声的方向，他跟到芦苇丛中间那条小道上来了。往前一看，噫，在不远处，那货郎正挑着担子慌慌张张地向大沽河的方向走去。他还不时地转回头向后望。

小瑞子紧紧地锁住眉头，站在小道上，向着东边芦花寨的方向踮起脚来看看，仍不见王叔叔、民兵叔

叔和小田的影儿。再向西边望望货郎，眼看着他越走越远，快到大沽河了。

小瑞子把手使劲一握，啊，镰刀！心里忽地一亮：对，就这么办，追，盯住货郎不放！你要下毒手，我有武器——锋利的镰刀。到时候，王叔叔来了，把枪一举：“不许动！”看你坏家伙再往哪儿跑！

小瑞子打定主意，拔腿就向货郎追去。他为了不引起货郎的注意，一会儿钻进芦苇丛中，一会儿跑在小道儿上。就这样紧紧地盯住货郎不放，老是离货郎约有半里多路。

追着追着，忽然听到西边传来大沽河的流水声，呀！不行！老是这么个盯法可不行。小瑞挠了挠头，转身又向芦花寨的方向望了望，想：再向前就出了芦苇滩，芦苇滩西边就是大沽河，过了大沽河不远就是日本鬼子的据点，啊！决不能放走了敌人。摆在面前的任务：一，要把货郎缠住，不让他过大沽河；二，想法拖延时间，等着王叔叔来到。

小瑞子紧了紧腰带，撒腿直朝货郎跑去。那货郎见有个小孩在后面追上来，走得更快了，他想把小瑞子甩掉。可是他走到哪儿，小瑞子便跟在哪儿，一点不放。

货郎看看这样跑下去不行，就要了个鬼心眼——

“吭当”一声，把货郎担子放下，坐在木箱子上，掏出烟袋，点火抽起烟来。他一边用苇笠扇着风，一边想：我就在这里坐下，看你往哪儿走，等你走远了，我再走也不晚。

小瑞子见货郎在前面坐下不走了，自然很高兴，心想：我正望你这样做呢。便放慢了脚步，来到货郎跟前，问道：“货郎啊，你要到哪个庄去卖货呀？”坐在路旁的货郎，磕了磕烟袋锅，把苇笠向上一推，贼眼紧紧把小瑞瞅着。他作贼心虚，不敢说要过大沽河，呆了老半天，才说：“我要到河这沿的北屯去，你要到哪啊？”

“我？到姥姥家去。”

“姥姥家，哪个庄？”

“就是北屯啊，在河这沿。”

“呵，呵，也是北屯……到姥姥家，天都快黑了，怎么这么晚才去，哎？”

小瑞子不喜看货郎那个臭样，把脸转向一旁，向芦花寨的方向望着，待答不理地说：“爸爸叫我到姥姥家去拿狗皮膏药，今晚家里等着用呢！”

小瑞子说着也走到货郎箱子旁边蹲下，两眼不住地向芦花寨方向望着，心里说：“王叔叔，快，快点来到吧！”

那货郎见小瑞蹲在他跟前不肯向前再走，可真急了，便道：“哎，小孩，怎么还不快走，天快黑了。”

小瑞子又向货郎跟前凑了凑，装作十分害怕的样子，指了指芦苇丛说：“天快黑了，这芦苇滩里面有狼啊！”小瑞子说着把小镰刀朝货郎面前嗖地一晃，吓得货郎赶紧站起来，捂着头，向后退了两步。

货郎看见小瑞子手里握着一把亮晶晶的小镰刀，心里好大慌张，忽地走上前来把住小瑞拿镰刀的那只手：

“啊，该，该死喽，吓了我一大跳，你拿镰刀干啥的？”

小瑞子也腾地站起，一把扯住货郎的袄后襟，甩开了货郎的手，若无其事的把小镰刀换到另一只手里，放在背后，大模大样地说：“有用呗！爸爸叫我拿着镰刀好壮胆子，路上碰上狼，好砍它一家伙！”小瑞子说着，又把小镰刀朝货郎晃了两下，小声说：“唉，山里的狼可凶了，专门下晚出来咬人哪！走吧，正好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。咱们两个一块儿走吧！”

货郎一听小瑞子要和他一块儿走，贼眼转了几转，拉起小瑞的手说：“小孩儿，我身子有病，还要歇一会儿，天快黑了，你快走吧，别耽误到你姥姥家拿狗皮膏药。不然等到天黑定了，真是出来个山狼，会

咬你的。”货郎说着，又坐下来不动了。这时，小瑞子看透了货郎的鬼心肠，一把把住货郎担子，装作十分害怕的样子说：“货郎，货郎，你快行行好，和俺一块儿走吧，和俺一块儿走吧……”

货郎见小瑞子缠着他不放，便吓唬他说：“山狼来了，我也不管你，叫它把你吃掉！”

小瑞子听货郎这么一说，便将计就计，猛地擎起木箱上的货郎鼓子，狠狠地摇了起来。

“噹啾啾，噹啾啾……”

这一摇货郎鼓子，可把个货郎吓慌了，伸手一把夺下：“该死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小瑞子瞪圆一对大眼睛，小声对货郎说：“货郎哪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那山狼最害怕这号动静啦。噹隆隆，噹啾啾，就把它吓跑了。”

别听小瑞嘴里这么说，可心里却有他的主意。他想：“哼，我这么一摇货郎鼓子，好叫王叔叔听到，知道我在这里。”

可是，那货郎越想越怕，便一把抓住小瑞子的手说道：“小孩子，你一不买货，二不走路，老在我这里干啥？快给我走！”一边说着，一边伸手扭住小瑞子的耳朵硬拉。

小瑞子一看货郎动了手，便故意大吵大闹起来。

他捂着眼，装作吃了屈哭起来，还把两脚使劲地跺着地，张开喉咙大声嚷道：“啊呀，货郎货郎叻，你干么欺负小孩儿！不让俺跟您一块走拉倒就是了，你不该扭俺耳朵。”小瑞子把手指闪开个小缝，偷偷地瞅了货郎一眼，见货郎正在惊慌失措，看看东，望望西。小瑞子嚷得更有劲了，声音更大了：“货郎叻，你才不知道，这芦苇滩里的山狼厉害，俺害怕哪，俺要和大人一块儿走呀，狼会吃人啊！哎——呀——”

天哪！你知道，叫小瑞子这么故意大声一喊，那货郎更是又惊又怕又慌又急。他吓得如挨了枪的兔子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猛地用手捂住小瑞子的嘴。

“罢了罢了！小崽子，你再叫唤，我唤出狼来吃了你！”那货郎说着，用一只手按着鼻子学起狼叫来了：

“嗷——嗷嗷，嗷——嗷——”

货郎这么一学狼叫，小瑞子故意装成更加害怕起来，向货郎扑去，一把抱住货郎的大腿死死不放，大声地连嚷带喊起来：“货郎啊，你别唤啊，你别唤狼啊——。”

这个愚蠢的货郎，哪知道小瑞子正是在这里有意缠住他，拖延时间，等着王叔叔来到呢！

货郎一看用什么办法也不能把小瑞子撵走，他自己的恶狼本性就显露出来了：只见他缩了缩衣袖，吡

牙裂嘴，瞪起一对高粱粒儿眼，恶狠狠地向小瑞子扑来。“小崽子，老子老实告诉你，我就是大沽河五区的便衣队，今天我拚死你在芦苇滩里。”

其实小瑞子早就防备了这一手，猛劲一甩，甩开了货郎的爪子，弯腰拔起一根芦苇，猛朝货郎的脸上捅去。

假货郎冷不防小瑞子会来这一下子，疼得“嗷”的声用手捂住脸。这当儿小瑞子早已跑出了十几步。假货郎半天才定下神来，又拔腿去撵小瑞子。

小瑞子前面跑，假货郎后边追。咳，到底是小瑞子年幼力短，眼看被假货郎撵上了。他回头一看，假货郎正伸着爪子在背后，眼看就要抓着他的衣服了。这时，小瑞子猛抢一步，捡起一块鸡蛋大的石头，转身向假货郎扔去。那石头不偏不斜，“叭”的一声，正打在货郎的脑袋上。假货郎就捂着头哀叫去了。小瑞子呢？又跑远了十几步……

假货郎被小瑞子打了这一石头，更是如火加油，他甩掉了苇笠，又向小瑞子扑来，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要命了。

小瑞子虽然打了假货郎一石头，但这时已是筋疲力尽，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两只脚也不听使唤了，跑起来已是歪歪斜斜。呀，小瑞子一不小心，踉了脚

脖子，倒在地上了。多么不幸啊，小瑞子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，但他却拚命地喊：“王叔叔——快来抓呀——”

这个时候，假货郎已撵上来，他一脚踩住小瑞子的胳膊，弯腰就要抻小瑞子的脖子。这一刹那间，小瑞子飞起镰刀砍向假货郎的头，狡猾的假货郎一闪，镰刀落在了他的膀子上。假货郎疼得一松手，小瑞子又乘机飞起一脚，蹬在假货郎的小肚子上。假货郎裂开嘴，打个趔趄，差点倒个仰巴叉。他把身子正了正，又伸出两只干瘪爪子去抻小瑞子。小瑞子被假货郎按在地上，喊也喊不出，叫也叫不响。就在这千钧一发，万分危急的紧要关头，“呼！呼！”两下枪声从芦花寨方向传来。

小瑞子听到这枪声，知道是王叔叔和民兵叔叔们来了，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。他使劲扭头，用牙咬着假货郎的手，在假货郎使劲向外挣手的当儿，小瑞子又就势把着假货郎的胳膊爬起来，双手搂住假货郎的腰，张开那小虎牙就一个劲地啃去。假货郎想逃逃不开，又凶恶地把小瑞子压倒在地，往死里抻他……

“呼！呼！”

“不准动！”

假货郎听到枪声，又听到喊声，吓得甩下小瑞就跑。这当儿王叔叔和民兵叔叔已经赶来。

“不许动！再跑就打死你！”

王叔叔和民兵叔叔向假货郎追去。

小瑞子见王叔叔和民兵赶来，又生出了使不完的劲头，也跟着民兵叔叔向假货郎追去。

小瑞子和小田与民兵叔叔一起追上了假货郎，大喊一声：“不许动！投降！”

假货郎乖乖的举手投降了，浑身哆哆嗦嗦象筛糠。他和小瑞子撕打时扭伤了一条腿，被押着一拐一歪地向芦花寨走去。

小瑞子高兴得把抓穿黑便衣特务的事差点忘了。这才问王叔叔：“王叔叔，抓住那个黑特务了吗？”

王叔叔亲切地摸着小瑞子的头说：“瑞子，刚才你没有听到芦苇滩北沟那里的枪声吗？”

小瑞子高兴地说：“王叔叔，我听到枪声了，两枪，哼，跑不了他！”

王叔叔弯腰把小瑞子抱了起来说：“瑞子，你可为我们立了大功啦！”

“叔叔呀，俺们以后还要抓更多的假货郎呐！”

天黑下来了，广阔的芦苇滩拉开了夜幕。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，东方的月亮渐渐升起。一阵阵凉风吹

来，驱散了那沉闷的热气，使人感到凉爽轻快。你听，蝈蝈也发出了清脆的叫声，好象在祝贺他们战斗的胜利……

（题头画：薛正安）